

新馬文藝叢書

伙伴

麥青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伙 伴

麥 青



目次

伙伴	一
短簡	二六
孽海	六五
奇蹟	九九
愛上了她	一一〇
後記	一二四

伙伴

一
扔掉吧，

這奴隸時代的包袱！

（雖然

裏面藏着多少辛酸，

多少血淚的控訴呀！）

.....

我整個心思沉溺在剛才那一首短詩的朗誦里，猛不提防給人一拉，差一點摔倒。

「喂！你在作夢嗎？」小丁又在我的肩膀上撻了一下。

我頓時清醒了。

「你別把他的骨頭敲斷了！」小胖子笑着說，想不到他還會開玩笑，剛才練習舞蹈時，跳得他滿身濕淋淋，像是淋了一陣雨。後來，我們再討論一些情節和聽取各人的意見的時候，他坐在那長凳上，簡直睜不開那對惺忪的眼睛。

我舉起手臂，作一個手勢，表示我的肌肉很結實。

轉進巷里，我們圍在一個印度人的咖啡攤前。

各人要了一杯咖啡。

我很渴，肚子也彷彿軟軟鬆鬆的，真的需要填些東西進去。

熱烘烘的麵包，蘸些加厘，送進張開着的嘴吧，嚼着嚼着才體味着真正的香味。

人，就是這樣，肚子飽了，話也就多起來，連睡意也被趕跑了。

談着談着，街上的行人漸漸稀少，還是回到棧房去睡覺。我們稱爲「棧房」，因爲那個房間又小又沒有窗門，人睡在裏邊，簡直像大公司寄貨物在棧房一樣。

明天是星期日，也只有這個星期日可以把節目整個的排練一遍，下個星期就要把這

些節日獻給會的週年紀念。

躺在席上，冷冰冰硬梆梆的。

小丁把枕頭讓給我，怕我睡不慣，小胖子把寒衣丟給我，怕我遭了涼。我真的是個文弱書生嗎？還是接受他們的盛意爲妙，不然的話，推來推去，又要浪費一些時間。他們是無微不至的照顧着我。

三個人平排地躺着，我在中間，左邊是小胖子，右邊是小丁。我轉過左邊去，想吩咐小胖子一些話，他早已旅行夢鄉去了。當我要睡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我以肘推推小丁。

「喂！剛才叫你出去的那位姑娘是誰？」

「那一個？」

「就是那個電頭髮，穿着一件好像是大紅花的衣服的姑娘。」我拼命在腦海裏搜尋着那一剎那的印象，我很少見到有打扮得這樣時髦的姑娘來找過小丁，所以心裏很奇怪。

「哦！那個嗎？你忘了，前次去參觀爲南大演出的時候，我不是給你介紹過嗎？你

爲什麼這樣健忘，她叫阿霞。」當他說到她的名字的時候，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阿霞，在我的腦海裏只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自從小丁給我們介紹後，我們就很少碰頭，我簡直把她忘了，並且不大了解她，只知道她曾在小學畢過業，這是跟小丁在一起學習的英說的，她會有點不滿地對我申訴，說小丁逢人便介紹說阿霞是個小學畢業生，彷彿在爲她賣廣告一般。爲了幫忙籌備演出的節目，也就把這件事拋在腦後，剛才她進到我們的練習場所，幾個股員詫異地瞪着她，才使我又記起了她。

英，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是小丁鼓勵出來參加識字班的，人倒有點小聰明，可是有點小心眼兒和好強，現在可以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當小丁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時常會引起一些爭論，因小丁喜歡直截了當的指出她的缺點。

「她約你去跑街嗎？」話說了出口，才覺得太唐突了，幹嗎連朋友的私事也要追問到底，雖然在過去我們的心好像是貫通了一般，有什麼心事，大家也毫不隱瞞地說個痛快，但我忽然覺得當對方不願意表露心事的時候，去追究，去逼迫對方說出來，總是不好的，連忙把眼睛瞪着天花板。

「是的。」出乎意料，他竟豪爽地回答：「但是我拒絕了。」

「青，由於這件事你就疑心我嗎？」他接着來個反問。

「沒有，不過是隨便發問吧了。」

「你知道是誰介紹給我的嗎？」

我搖搖頭，真的不懂。他接着爲我解說，原來是他的二嬸介紹給他的。她是一間鞋廠的工友，據二嬸的意思是要給他做伴侶的，他本來拒絕，但看到二嬸是一片好意，並且大家都是工友，做做朋友也無妨，於是他答應了二嬸。

小丁對待人就那麼的熱情和誠懇，使人感到容易接近，因此，認識之後，她便常常來找他。

「喂！將來成功了，別忘了請我喝喜酒。」我開了一個玩笑。

他靜靜的，就送過來一個拳頭，搥得我好痛呀！

還是睡吧！明天還得辛苦一天呢！

休息了一個星期，才把那忙碌、緊張的情緒安定下來。

這幾天，沒見到小丁和小胖子他們，周年紀念第二天的慰勞和檢討會算是和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小丁這個人，就像一副機器裏的螺絲釘，別看它是那麼微小，在關節和關節之間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他，不論事情的大小，假如是值得幹的，他都去幹。有一天，我們幾個人起草了一篇文告，爲了使隔日召開各廠代表大會產生更好的效果，藉着這個機會由各廠代表帶回去分發。幾個人都分配了適當的工作去佈置一切，剩下我和小丁兩個人。

我抄蠟紙，他整理印刷機。

不知怎樣的，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陣暗黑，彷彿看到一些火星在飛舞，嘴裏湧上一種酸澀酸澀的味道。我仆在桌上，只聽到耳邊一陣模糊的聲音。

「喂，怎麼樣？」

我抬不起那沉重的頭，只感到有一隻手托起我的頭來，另一隻火熱的手在我的額上摸撫着。

『一定是剛才太疲倦了，喝了太多的咖啡，是不是，不聽我的話，你坐一下，我去找些藥品來給你擦擦。』

片刻，他找了一瓶藥油，在我的額上，鼻孔，大力地擦着，我覺得整個頭輕了許多。

『謝謝你。』我再拿起鋼筆，却覺得右手癱軟無力。

『休息一下，不然會嘔吐的。』

『那怎麼辦！』我指着蠟紙，『明天一定要發的。』

『我來抄。』

『還要印呢？』

『不要緊，我一個人來，或者等一下會有人回來。』

真的，那一次要不是他一個人拼得將近天亮，就要因我而誤了事，所以，我便給他一個綽號：『小丁』，後來大家叫慣了，也就這樣叫下去。

閉着，我順手拿起一本書來朗讀。

咯……咯……是誰在敲門。

原來是小鬼——英。

「小鬼，一個人來嗎？」

「又叫我小鬼。」她撇着嘴吧。

我常常就喜歡叫她小鬼，她偏不喜歡這個稱呼。別看她那麼小小的年紀，有很多事情她都懂得，要不是有時她坦白的吐露，別人還以為她不懂得呢！

「林大哥，剛才你在朗誦些什麼？」

我示她以手中摺着的書。

「哪！又是大哥大哥，別人都不要嘴，只是一聲小鬼，那嘴吧就翹得半天高。」

「因為我覺得你比我大，你懂的事情比我多，你做的事比我多，我在你的面前不是一個無知和幼稚的小妹妹嗎？」她滔滔不絕的像在唸一段台詞。

「好了，好了，我又不是要你背台詞，口渴了吧，我去拿水。」

「早就該拿了，還要等人家捧了你一場才有水喝。」

「瞧你。」

我去倒了兩杯開水，她在翻着書厨裏的書，突然轉過身來：

「林大哥，這幾天你有碰到小丁嗎？」

「沒有呀！什麼事？」

「沒有。」

「沒有，你又偏偏提起他，喝水。」

她喝了一口水，弄弄杯子，又喝了一口，凝望着杯中的開水。

空氣像是遇到了寒流，突然凝固了。我覺得她有點異樣，當我以詢問的眼光望過去，恰巧碰到那兩顆黑得發亮的眸子，她好像很尷尬的望着我。

「有什麼事嗎？」我再一次的詢問。

「沒有。」

「沒有，又好像是有，是嗎？有什麼事儘管說出來好了，你常說小翠喜歡吞吞吐吐，你也是呀！」我激她。

果然這一着行得通，她不敢正面看我，低着頭一隻手弄着衣角。

「我是說阿霞和小丁，林大哥，你比我了解小丁，希望你不要把我當做一個喜歡在別人背後講閒話的人，我只是關心朋友，覺得這是很痛心的，才特地來告訴你。」

我靜靜地聽她說下去。

「小丁常常和阿霞在一起——」她喝了一口水。

我覺得這是很平常的，他們是朋友，要是他們是情侶，也不值得驚奇。今天，我們生活在集體裏，兄弟般的友愛把大夥兒緊緊地擁抱着，這股力量融合成一個巨人，這一個巨人的口要說出大家心中的話，這一個巨人的手要去掙取人所應該得到的一切，保護大家不讓外來的企圖或毒辣的手段來傷害，但是，在不妨礙這一個巨人的行動，不作他的絆腳石，不爲了自己而忘記他。我想，任何人不會反對一個伙伴去愛上一個他所愛的人吧！像小丁，三歲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兄弟倆依靠着祖父過活，他老人家是個中醫，爲了醫務，也沒有什麼時間來好好的管教這兩個孤苦伶仃的孫兒，況且，有什麼差錯的話，他老人家還以私塾那一套打手心的方法來懲罰他們。一個人，失去了永遠會在他的身旁照料他，撫愛他，關懷他的母親，這是一個多麼大、而且難以彌補的損失呀！尤其當他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哥哥不管他，其實他都管不了自己，長輩們把他當做一個尅死父母的大罪人，他在別人愛管不管的情況之下長大了，由於交上那些愛遊蕩的青年，他簡直是一個小流氓。

生長在這個激盪的年代的人們是有福了，多少人像換了皮甲的動物，拋棄了舊日限制着他的成長的皮甲，在生命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使你感到過去的他 and 現在的他是橫跨了多麼大的一段距離呀！小丁就是千百個中的一個。大夥兒使他重又感到溫暖，使他重新得到力量，雖然，有許多人像含羞草一般蓬鬆地成長，又像含羞草一般的，只要輕輕的風雨的打擊便萎縮了。

今天，就像一個寓言告訴我們一般，一棵樹怕雨，兩棵樹怕風，但是無數棵的樹成了一個森林，再也不怕暴風雨了。

人家說從小失去父母的人，是更需要溫暖的，對於別人所給予的溫暖的體味是比一般人來得更敏感，這些話不會錯吧！像小丁要是不幸病了，工作得筋疲力竭，或是遇着一件悲傷的事，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的時候，是多麼需要一個人體貼地安慰他，讓他吐露蘊藏在心的最深處的話。朋友雖然可以安慰他，鼓舞他，但當朋友忙着，無暇分身去照顧他的時候，他還是需要一個人的，他和阿霞的感情迅速地成長，也許就是這個原因。

想着想着，我幾乎忘了對面還坐着英。

「那又怎樣？」我接着問下去。

「我昨晚到一個和阿霞同廠的工友的家去，無意中談起她，那位工友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她的事，實在是使我想不到的，我很痛心小丁有這樣的朋友。」

接着她敘述了一段對於阿霞極端不利的话。

這時，我真的像被蜂刺了一針。

是故意中傷嗎？是愛情的妒嫉嗎？或是事實？幾個問號使我的頭腦膨脹。

我瞪着英，這些話是她從別人那兒聽來的，於是我打聽關於那個朋友的情況，據說，相當可靠，在沒有弄個清楚之前，我要英絕對不向別人談起這件事，我也相信她會遵守我的吩咐。

她告辭了。

我獨自在凝想：爲什麼我們要懷疑人，爲什麼有時我們要去追究別人的過去呢？

這就是這個大時代所賜予的，我們要相信每一個人，每一個青年，但是，謊言、圈套、陷阱，隨時隨地都擺在或幌在我們的眼前或身旁，於是，我們要小心，小心，小心。可是我們也要提防那無影的煙幕，使我們在自己人之間橫加着一層隔膜和誤會。

冷靜的思考，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兩天後，我想起了一個和阿霞同廠的工友，她曾經參加過詩歌朗誦，對於她，我不會很熟悉，但也不會很生疏，也許在她方面可以得到一些資料吧！

我拜訪了她。

她即忙放下手上的工作，拉了椅子給我。

我還沒有坐定，她劈頭就像機關槍一般橫掃過來一排子彈的話：

「我告訴你一些好材料，前兩個星期，我們廠裏打破了一個大醋甕……」當她敘述了那件事，便像一個批評者一般，針對着阿霞滔滔不絕地說着：「有人罵她狐狸精，不要臉，要愛也不應該愛上一個有了妻子和三個孩子的男人，真是瞎了眼睛，虧她還有一些智識……」

「好了，好了，她並沒有惹到你，爲什麼你會這樣的激動。」我打斷了她的話。

「看不慣，許多人在背後還罵了她許多的壞話。」

「可是，你是否對事情有了完全的了解。」

「在我旁邊那幾個姊妹都這樣說嘛。」她的話鋒顯然是給我挫折了。

糟了，一件很簡單的事件，讓這些人知道了往往加油加醬，使原來的簡單變成複

雜，就像從前有個故事，最初說從一個人口裏吐出來一根毛，傳呀傳的，經過了幾個這樣人的口，就變成吐出來一羣鵝了。

我勸她別這樣鹵莽，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批評人，并且對於一個有錯的人，假如她是清白的，我們要給她有改過的機會，要是冤枉了對方呢？這樣可能創傷了別人的自尊心，假如有真憑實據是一個正如大家所指責的壞人，就讓我們大胆地揭開她的假面具。

三

轉眼間，又是一個週末，我去找他們。

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研究一個當地創作的劇本。

小胖子見了我，就拉着我的手團團轉。

『喂！還像個小孩子。』一個坐在桌角的這麼說。

小丁抬起頭來，給我一個熟悉的微笑。

『老林，來得正好，給我們提供些意見。』那個負責人給我一個位置。

『打擾了你們，還是繼續吧，讓我靜靜的聽。』我對他們很熟，他們也把我當作自己人看待。

他們開始分析主題。

儘管他們的發言很劇烈，但我所聽到的，都是一些語聲，我的心被一些雜念所佔據。過去，我總是滿懷着愉快的心情接觸他們，可是，今晚，我彷彿心事重重。

『喂！老林，你有什麼意見。』負責人的話像一支棒子敲着我的頭。

『我沒有意見。』

『別這樣客氣。』

『真的。』

他於是把各人所提的意見作個總結，小組就這麼結束了。

『林，去喝杯茶。』

照舊是那個印度攤子，那個有着山羊鬍子一般尖下巴的印度人親熱地迎接我們。

我要了一杯咖啡。

『老林，今晚不要睡覺嗎？』小胖子那張圓圓的臉煥發着。

「假如，真的疲倦的話，我想，喝了一百杯咖啡也是要睡的。」小丁這麼說。付了賬。

我們走上那個熟悉的斜坡。

我們三個人又得在「棧房」再度過一個晚上。

又是那樣的睡法，我在中間。

最初，小胖子很起勁和興奮地向我談着這個禮拜以來的生活，所遭遇的一切，假如好好的整理這些材料，真可寫出一篇小說或散文，但是我所集中精神的，却是抓住機會，把阿霞的事告訴小丁，要他好好地注意這件事的發展。

小胖子就是這樣，當他和你談得很起勁的時候，只要五分鐘的緘默，那他一定立刻沉到夢鄉裏去，尤其是在午夜的時刻。

我轉向小丁那邊去。

他幾乎也將闔上那疲乏的眼睛。

「喂，近來，阿霞常常來找你嗎？」我發問。

「怎樣，引起人家的奇怪嗎？」

「不，問問吧了。」

「兩三次，都是在會裏，有時我有工作，沒空陪她，她就在那裏等着，或是幫助我整理東西，不過很奇怪，好像有人對她不滿的樣子。」

怎麼辦呢？向他直截了當的說出來，我躊躇着，雖然，他和我之間，常常可以把心事互相敘述，但是這件事就有點困難，他接近阿霞的時間比我多，也許他會了解她，也許他真的愛上了她，會不會弄巧反拙呢？

還是說出來總比埋藏在心裏的好。

「小丁，根據很多人在說，阿霞在廠裏，曾經和工友們發生了一些爭執，事情是這樣的，廠裏有一個男工友是負責收錢的幹事，聽說常常接近阿霞，兩個人似乎很好，本來工友們的這種互相關懷是對的，可是在前次罷工時期，阿霞曾經和他看過幾次戲，這就引起廠裏的人在背後暗中地說他們的話，恰巧，財政要統計一切的錢，召集了各收捐的幹事，那個男人竟說把錢花了，要到發薪時才補回，當場有人批評他不對，并且節外生枝的說他把錢花在阿霞身上，隔天，那個男子的妻子帶着三個孩子到廠裏來，不問青紅皂白的就指着阿霞的鼻子，連哭帶嚷的罵了起來，處在那種情況，阿霞是有口難辯

四

我們分頭去了解這件事的核心，我設法找幾個在阿霞廠裏的工友長談，從比較客觀的一些批評得到了一個結論。

糟了。

當小丁探聽了我所告訴他的話都是事實之後，竟給阿霞個不理不睬，對她擺出一副冷淡的態度來。

前晚，阿霞給他這種冷淡創傷了自尊心，近來，她總是懷疑着別人是以敵視的眼光瞪着她。最近她眼看着小丁忙了一個時期，很少照顧自己的身體，前天恰好是發薪的日子，她懷着一片誠意買了一罐葡萄糖給小丁，想不到竟遭小丁擺出那種叫人傷心的態度，眼眶裏不覺地滴下幾顆淚珠。

據說她兩天沒有上工，躲在家裏不吃飯也不見人。

我急忙找小丁去。

「像這樣的人，還值得和她來往嗎？」小丁像是在發牢騷。

我靜靜的看着他。

「你太衝動了，當你還沒有把事情的开始末全盤的了解，竟對一個人採取這樣的態度，不要說她是你比較好的朋友，即使是一個工友，一個伙伴，你也不該這樣。」

「可是事實就是事實，還有什麼可說的。」

「事實雖然是這樣，但是值得了解的是那一方面是錯的根源，那一方面是無知的，或者是太任性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是錯的人是否有勇氣改過，難道我們忍心眼看着一個朋友，一個伙伴永遠這樣錯下去嗎？只有那些真正傷害我們，破壞我們的，才應該和他們絕交，進一步的去揭發他們的醜惡，你不記得嗎？識字班的一個老師不是講過一個故事，火鳳凰是要投到熊熊的烈火裏去鍛鍊的，我們應該去原諒一個願意改過的人。」

「這都是理論。」他還是不同意我的觀點。

這難道就是像我這個樣子的人的毛病嗎？對一切問題總要發發理論。但是這理論却是符合事實，可以實踐的。我有點不滿意他這種態度：「你要知道，過去有某些人，被人家認為是流氓，可是有人去幫助他，有的就能夠改過，重新作人。」我唯有拿出事實

來作我的理論的根據。

他默默無言。

一路來，我所給予他們的影響，就是儘量地發揚他們那種爽直、明朗的性格，當真正的發覺自己的錯處的時候，我們不會以假設的理由和強詞奪理來飾掩自己；當發覺別人有錯時，我們也不會以別人的錯處作話柄，加以嘲笑，諷刺。

『設想，假如有一個人，從前他過着一種無意義和浪費生命的生活，有許多人關懷他，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花了多少精神，才把這個人的生活改變過來，你以為那許多人，希望的是什麼？希望那個人送禮嗎？磕着頭道謝嗎？不是的，許多人希望他能以他們所對待他的態度去對待像他過去一樣的人。』我知道，最能夠影響他的是老王，可是他已不在我們身旁：『你想當老王還在的時候，你以為當他看到你還是這樣的固執，他會有怎樣的感想，你時常說，你要答謝他，這就是你答謝他最好的機會，而你却輕輕地放過。』

提起老王，大家的心裏都很難過，尤其是他，也許比我更難過，竟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我這一炮在無意中打得很響，可是却轟着自己，當一個被我們永遠地懷念着的人突然間被提起，心裏該會想着現在他要是在身旁的話，那又多好呀！我相信老王的形象和語言一定會永遠活在小丁心裏。

『再談下去是沒用的，讓我靜靜的想，我出去一趟，等一下才回來。』我這樣提議。

他點頭附議。

.....

『怎樣，想通了嗎？』我進來就發問。

『讓我作最後一次嘗試，假如失敗了，你別再說我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我們也別再提這件事了。』他終於這樣回答。

『好，這樣才是老王真正的朋友。』

臨走時，我再給他一些鼓舞，要他注意技術問題。

五

我望着日曆，離上次見小丁的日子，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個星期。

格……格……格……格……

開了門。

小丁和阿霞出現在我的眼前。

『林大哥。』阿霞叫了一聲。

我全身彷彿觸了電一般，只有小英這樣稱呼我，今晚她却學小英的口吻。

『老林，你的福氣真不淺呀，又多了一個妹妹。』小丁開了一個玩笑。

『我這個大哥是不分糖給妹妹的。』

『可是，你所送給的禮物是比糖還要甜的。』小丁滿懷着興奮和感激。

『得了，你今晚也開起玩笑來了。』我笑着。

從他們的談話，我知道她所以會造成那樣的錯是有點太放縱自己，太任性了，加以

過去不滿她的人的中傷，似乎造成不可收拾的局勢，小丁也費了一番工夫，才恢復她的自尊心，他爲了不使對方氣餒，說過去自己還是個小流氓呢？說得她笑了起來，答應小丁今後再投到集體的懷抱裏去考驗。

我給她加油打氣，要她從今後的行爲去給自己辯白，以實際的行動去洗刷別人對她的誤解，以自己的心裏的火去點燃旁人的心……

望着他們的背影……

『伙伴。』當我唸着這個名詞的時候，心裏感到溫暖和驕傲，它非但意味着大家是走着同一條路，同一顆心，更意味着，它是一股力量，當同路人跌倒了，絆倒了，就伸手去援助他們；當同路人迷路的時候，給他們指點和勇氣。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要更多更多的伙伴緊緊地靠牢，去對疲乏的人說出使他們抬頭的話，去扔擲小小的火星到陌生人的心靈裏去——鼓舞他們，喚醒他們。

一九五七、十二、十四。

短簡

一

當我們握手告別的時候，正是各奔前程的前夕，我們曾經真摯地盼望着，通過片片的短簡，使我們之間的距離縮得更短，並且互相了解所生活的是怎樣的一種新的環境，這不是彷彿我們仍在一起敘述着生活嗎？

今天，當我整理着你所寄來的那一束信箋，我感到慚愧，你非常忠實地遵守約言，你連續地寄來的信箋，我一次又一次地閱讀着，你彷彿把我帶走了，讓我看到了你所處的環境的面貌，更了解了你的感情和思想，隨着一封又一封的信在轉變着，你正在朝向美好的一面去。

假如你不認爲我會爲自己的失約和懶散而強辯的話，我想告訴你，爲什麼到今天，我才如約地執筆爲你展開了我目前所生活的環境。

今天，我完全過着一種「新」的學校生活，這所謂「新」，並非是意味着美好或甦生，而是說有別於過去的學校生活吧了！對於這一切的轉變，過去的幾個月，我的感情也隨時都在飄忽着，這說明了我對周圍的一切了解得不夠，像浮在水面的油一般，隨時都會被周圍的一切改變了自己的感情意識。

經過了半年的觀察，我多少了解了這一羣在我周圍的人，雖說我不敢誇張着完全透視了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但是我敢肯定地向你保證：現在，我了解了自己是從怎樣的一種感情和態度對待他們。所以在今天給你寫信，總比那在感情飄忽的時期來得更肯定和忠實吧！

首先，讓我告訴你，我怎樣進了這一間英校。

我記得畢業前夕的那一次的夏令會上，我們，還有來自別處的青年，不是誠懇和激烈地談論着各自的前途嗎？當時，你許下了這樣的諾言——到鄉村去——我却對自己感到茫然。

可是在假期中，我度過一種飄忽的日子，我失去了主張，我企圖廣集朋友們的意見，可是紛紛的議論更使我陷入了猶疑和迷惑，失去了主張，這是多麼的苦呀！當自己毫無決定自己的前途的魄力的時候。這一段日子，我像是乘在一隻沒有舵的舟上，任風飄蕩，等到那一天才來作個決定。

日子像流水一般的過去，真是到了不可不下個決定的時候，日子再也不容我猶疑了，最後決定到英校報名。

興當我的嚮導，四處到私人學校去報名，但到處都遭到白眼，每間學校都有人滿之患。這都是政府學校少，取生嚴格並且有年齡的限制所形成的，所以一般轉學或超齡的都投向私人學校去，難怪那些校長總是那麼地哼了一聲，愛睬不睬地擺擺手，一切便沒有再申訴和分辯的餘地了。

開學了一個星期，還是無可奈何，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想起我們那一羣朋友所常常提起的那一間有名的學校。當然啦！學校並不是以好成名的。人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中，稍微動了腦筋，總會想出爲自己辯護的理由吧！大家都說所有私人學校都是一樣的，請你別笑我又是一個尋求精神上自我安慰的傢伙。我想：只要自己有了堅強

的信心，在任何環境之下都能用功的。進一步可以對我的意志來一番考驗，是否到了一個不好的環境，我就會隨波逐流呢？

既然有所決定，便去報名。

見到了那位大肚皮的校長，我真懷疑他的眼睛是生在額上，連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那麼一瞥，便從鼻子裏哼着：「沒有位！」

我碰了滿鼻子的灰。

第二次，我約了興再去。因為我聽朋友在談論，只要有幾十塊錢便有位子，而且，我退一步只要求讀下午班。結果還是一句話：「沒有位！」

真氣煞，連學店也拒絕了我，正如碰到有生意送上門也不做的老板，活該倒楣。

我想起了叔叔，就像找不到學校才想起了學店一般。老實說，要是有的途徑可想的話，我絕對不會去找他的。他和校長多多少少還算舊相識，最重要的，他是一個有地位的人，坐得上汽車，同樣的，找他也有遭白眼的可能。

還是試試看，說不定這位窮姪兒的一片誠意，會打動他老人家的慈悲心。

冒了雨，我登上「三寶殿」。

嬌嬌驚訝地望着我淋濕了的衣服。

叔叔皺着眉頭。

我趕快說明來意，免得兩位老人家又懷疑我這個窮小子是爲借錢來的，擺出一副冷冰冰的臉孔來，使我難堪，自動告辭。

「是要你叔叔簽名的嗎？」嬌嬌瞪着我。

天呀！連簽個名也使他們担心，我知道你看到這裏的時候，一定會賭氣地說：「要是別人有正當的事要我幫助，我簽一百個名也無妨，何況是自己的姪兒？」可是，他們那種人的心是我們難以了解的。

我連忙答道：「不，不，只要勞煩叔叔代爲介紹。」

「唔……要現在就去嗎？」叔叔不懂是從鼻子裏哼出聲音來或是在說話。

「我自己帶了錢來，最好現在就去。」

這次真是幸運，竟勞駕了叔叔的尊體，難怪外邊雨止天晴——好預兆。

汽車停在學校門口，我緊跟着叔叔的背後，他舉起那肥大的手敲着辦公室的玻璃。

校長從裏面望見了叔叔，立刻前來迎接：「哈囉！今天這麼有空。」

「哈囉！羅校長，很忙吧！」

「進來，進來。」

我立刻緊貼在叔叔的身後，沒想到被羅校長一手把我擋住了。

當叔叔發見了，笑着說：「這是我的姪兒，讓他進來。」

進了冷氣的辦公室，我感到全身冰冰涼涼的。

「叫茶來喝嗎？」羅校長嘻皮笑臉的。

「別忙，別忙。」叔叔接着說明來意。

羅校長立刻拿了一張表格叫我填寫，他們却起勁地談着應酬的話。這個好機會，使我斗胆地填了上午班。校長過目後，寫了一張字條，要我明晨來上課。但拉拉雜雜的被敲了廿六元，書都還沒有買呢。

他們又繼續談着，我呆若木雞一般地坐着，要是你看了這種情形，真的要使你笑得合不攏嘴吧。終於，我所盼望的時候到了。

「再會。」羅校長極其懇切地和叔叔擺手。

「再會，那××花園區，我也有好幾位朋友住在那兒，有空才到府上拜訪。」又是

一陣嘻嘻哈哈。

歸途，在汽車上，叔叔教訓了我一頓，又警告我不可胡來，除了讀書以外，一切閒事少管。

可是，對於他們的所謂「閒事」我迷惑着。

我便是這樣地進了這一間英校，假如你有耐性等待的話，我當會把所經歷的一切，

慢慢地告訴你。匆匆

祝好！

二

我開始過着另外一種學校的生活，我們的班上是那樣的擁擠，沒有一張多餘的桌子，角落裏也安插着學生。我知道了，並不是校長不收容學生，而是真的沒有位呀！

我發現了一個秘密，據同學告訴我，要是視學官來視察的話，校長會立刻來一個

緊急的通知，那些在點名簿上沒有名字的學生，都要作緊急的臨時撤退，天啊！我恰好被安置於隨時都可能作爲緊急撤退的隊伍裏！這種滋味是我在過去的十二年學校生活中所沒有嘗試過的。有嗎？你該記得吧！前年我們去參觀某校的叙別晚會，其中一齣話劇所演出的內容，恰好是這一種作臨時撤退的緊張和尷尬的場面。當時，你還天真地和我分辨，你就不相信神聖的教育機關會存在着這樣的醜態。真的，要是那些同學所告訴我的話是確實的，也許有一天我還會有機會去嘗試這種經驗呢？那我一定會寫一封詳細的信給你。

我又上了一個大當，那些向校長所買的書的價錢都比外邊書店的貴，有的一本竟貴了兩塊多錢，你想，校長敲得我多狠呀！我想不知有多少的新生有我這同樣的遭遇呢？我後座的彼得勸我把新書題名。

你知道，我素來是珍惜每一本新書的，我不習慣在匆忙中隨便塗上歪歪曲曲的名字或記號。於是，我對他說，從前我所讀的學校並沒有這種壞現象，甚至有一次，我的一對「派克」筆粗心地遺留在抽屜裏，隔天發現抽屜空空，我捏了一把冷汗，自認倒楣，誰知過了兩天，有一個下午班的小同學竟在放學之前，把筆歸還給我，這種行爲是令人

感動的。於是我和彼得攀談起來，從話中，我體味了，從前的學校環境和現在的大大不相同，唯有逐本在新書上塗上自己的名字。

彼得第一次就給我很好的印象，他顯得處處都願意幫助我。

彼得的同座是「多尼」，他的頭髮像好萊塢的英俊小生「多尼格梯斯」一般地曲卷在前額上，他所穿的褲是那樣的窄和短，就是給我那七歲小弟弟穿，恐怕還顯得太小！像這樣裝式的傢伙多得很呢。隔排的坐着一個外號「博士」的，據彼得告訴我，他常常喜歡背些難字來顯耀自己。

我感到非常的驚訝，班上分成好幾個小集團，他們很投機地談着，不理睬別人，要是在我們過去的學校是很難置信會有這種情形的，甚至連參加私會黨的也有好幾個派別。

同學中，也有幾個從華校轉來的，但我很少和他們聚談，當然啦！以華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一定不會有詞不達意的苦惱，可是，這是很不妥的，我們就是英語講得不好，才要轉到英校來，這正是學習講英語的好機會，而大家又相聚地以華語暢談，這不是失去學習英語的目的嗎？話又得說回來，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和那些像彼得的一類所談的話，多是無聊和膚淺的，這也難怪，過去一些人爲的勾當，把我們和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劃了一條深而且濶的鴻溝，許多事情兩方面都有極相對的看法，那怎樣談得來呢？並且，我就曾經說話時弄錯了文法，被多尼大聲地嘲笑了我一番，說是這樣也能讀八號，這傢伙就不衡量衡量自己，到底肚子裏裝些什麼貨？彼得每每就當我說錯的時候給予我指正。很慶幸的，過去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懂得不恥下問的意義，進一步地不怕別人譏笑自己的毛病，我認爲只要知道自己錯在那兒而有決心改過，這大概不是羞恥吧！這些日子來，我企圖以這種觀點去影響那些從華校來的，要他們也常常以英語會話，除非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華語。

假如你想知道關於女同學方面的，我大概會使你失望，因爲我很少和班上的女同學談過話，所以很難了解她們是怎麼樣的，只覺得她們很注重外表的打扮，單頭髮就有好多種型，捆成一束像馬尾的最普遍，服裝方面，簡直是色彩繽紛得難以形容，有的索性穿起高跟的拖鞋，走起路來的姿態就像時裝的模特兒在招展着裝式一般，正如彼得所說的，她們都是爲了——Show off。

最使我感到顯著異樣的，像骯髒的空氣刺激了我的嗅覺，就是全班的學習情緒很鬆

弛和懶散，假如把全班比喻成一個人的話，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整日無精打彩，死氣沉沉，因此，他需要一些刺激，談搖擺舞，談電影，談怎樣追求，談時髦的裝式，就是這個人的咖啡和麻醉劑。真的，只有少數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話題，是爲了書本上的難題。

假如，你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你一定感覺到不習慣和厭惡，甚至擔心會被懶散的空氣所感染。但你不必爲我担心，過去我所受的十二年教育，彷彿在我的血液裏注射了防疫針，使我有一種免受傳染的自信，並且要進一步地去了解他們。我真想有一把利刀，剖開他們的心，仔細地看個究竟。

好了，當你看完了我的信之後，該輪到你執筆寫信了。希望你能給我提供些寶貴的意見。我在此衷心地等待着你的回信。祝你愉快！

我由衷地羨慕在你身旁的新朋友，雖然我沒有見過他們，不懂得他們是怎麼個樣子，但從你的信中，我揣摩着這句話：『誰能覺察出美好來，並愛它，那麼他的心靈也一定是比較美麗的。』有什麼比這樣的友誼更寶貴呢？大家隨時隨地都準備幫助遭遇到困難的同伴，無論在思想上，學習上，經濟上，都盡自己的力量幫助朋友朝着美好。說到我自己，我感到又慚愧又驕傲。即使過去有人稱讚我的性格最豪爽，最易使人接近。但，今天，在班上，我把他們當着朋友看待的，只有彼得，其餘的，我只當他是極普通的同學吧了！有時想起來，簡直不屑去理睬他們。

彼得這個人，生長在一個中國人舊式的家裏，從小就受英文教育。他為人坦白，常常毫無隱諱地向我吐露他在心裏所想的一切，因此，我比較了解他。

記得有一次，先生出了一個作文題目——

Is Singapore fit to independent?

(新加坡夠資格獨立嗎?)

這是牽連到政治的，但先生却蠻有把握地要讓同學們儘量發揮他們的政治見解。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同學的反對之下，又出了另一個題目——一個銀幣的自述。

提起作文，彼得就頭痛。他往往就想不出內容來，於是，正如其他的同學一般，要求先生給一個概念。

這個先生，我對他的教學法倒相當的喜歡，但對於他的言詞却十分的厭惡，他把印尼目前混亂的局勢作爲明日的新加坡的縮影，更強調我們缺乏一切的人材，那夠資格獨立呢？他常常流露着這樣的話，凡是講到骯髒，迷信，貧窮，就提起 *China town*，並且大大地誇張一番，使得同學們捧肚大笑一陣，這就是他的傑作，彷彿 *China town* 就是產生這些壞名詞的地方。彼得最會受他的影響。

「林，你說，這個題目怎麼作呢？你告訴我，一個國家怎樣才會強大？像美國一樣。」他這樣的詢問我。

實在的，要使他感到滿足，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我勸他還是作別的題目，沒想到他的頭腦竟那麼的簡單，連一個銀幣的自述也虛構不出來，完全缺乏想像和創造，最後還是我把大意完全給他詳詳細細地講了一陣。

我無意中在他的書包中，看到一本書，這該是好現象，多看些課外書，總能使人多了解一些人生的道理，對於作文也有所幫助。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沒得到他的同

意，就拿出來看，啊！『友誼，戀愛，結婚。』紅紅的字映在我的眼前，書內儘是怎樣交朋友，怎樣追求的詞句，我怎能不驚訝而要求解釋呢？

『多尼借給我的。』他笑了。

多尼這個人，有時就那麼假好心，說什麼要介紹女朋友給他啦！又借給他許多搖擺舞的歌詞。可是彼得並不喜歡多尼的那些女朋友。她們都是粗線條的作風，野蠻，潑辣就是她們的特色。

『林，你說是嗎？容易得到的，也容易失掉。』他疑惑地望着我。

當然啦！假如他們的那種拉拉扯扯，嘻皮笑臉地調戲也是愛情的話，那麼，大馬路那些大平賣的商店的貨色，來比喻她們是不會太過份的。難怪，有些人給她們的外號是 Cheap girl。

你以為她們一定大為憤怒吧！其實，恰好相反。我會無意中聽到一個女的這樣揚聲高喊着：『唷！這有什麼稀奇，我在游泳池呀！羅柏爲我介紹那些男朋友，使我的手都握酸了。』

她倒認爲很光榮和威風。

我想，最使彼得興奮的，就是有一次，他掏出一封信來給大家欣賞，「博士」稱讚他幾句，是由 Week-End 上所找的筆友，署名是安妮。

淘氣的多尼，立刻慫恿彼得按着地址去找安妮。

「你怕，我和你一起去，」多尼拍拍胸膛。擺着英雄的氣概：「來，我給你寫回信。」他搶了彼得手上的信，操着咬字含糊的華語笑着說：「我是 I，你是 You，說來說去 I love You。」

「嘻……嘻……」博士陪着笑。惹得彼得的臉一陣紅。

談到朋友，我認爲彼得最貧乏的。我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便是有很多好朋友的人。」由於他不願意和一些流氓作風的人打交道，而在這一區呢？都是些花花綠綠的「揚基」或 Cow-boy。因此，白天他便睡個長長的午覺，正如他的臉色一般，他的生活，永遠是那樣的蒼白。怪不得當我和他看到學校內貼着一張招募新加坡軍團的宣傳畫片時，他這樣對我說：「假如去當兵也爽快，在戰場上痛痛快快地打一陣。」

這又是一個在逐漸的沉默中毀滅的可憐蟲。

對於這樣的一個朋友，我還有什麼辦法呢？他並不是今日的彼得，而是十多年來在英校受教育的彼得。我想，我是沒能力改變他的，除非他經過一次火的洗禮。

四

這是考試前三個星期的有一天。

我依照着以往的習慣，在這個時候開始重溫所學過的功課。

哦！我感到大大的驚訝，多尼和那般 Rock 的傢伙也在那麼勤地在抄寫着。我以為奇蹟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也用功。待我探頭一望，你猜，他們在搞什麼鬼？原來，有些在抄 Rock 的歌，有些在填寫 Post card。

告訴你，這就是他們所謂「出名」的捷徑。彼得也會買些 Post card 來填寫上歌名和致給某某人的賀詞，寄到廣播電台的點唱節目去。所填上的當然是瑪莉啦！露絲啦！安妮啦！一些頂庸俗的名字。

「我說啊！在點唱節目中，有一個羅柏王最出名的，一連兩個月都聽見他的名

字。』彼得稱讚地對我說道。

這個「名」出得倒那麼容易，只要買伍十張的 Post card，就可以常常聽見自己的大名了。多尼就依樣畫葫蘆地忙着填寫。

每天，每天，他們所最關心的，不是時事和新聞，我想，這些對他們是多餘的。見了面，劈頭就這麼一句——

「喂！昨晚在點唱節目中有沒有出來？」

「有嗎？新歌，讓我抄！」

我們上課的情形，大致上還算安靜，只要你不出聲，那你作什麼老師也不會來理睬的。對於老師，我素來都尊敬他們。可是，多尼那般傢伙却帶着狗眼看人，他們專門會欺侮好人。

我們的美術老師是個年青人，瘦瘦的臉龐，帶副近視眼鏡，矮矮的個子，看來倒有藝術家的風度。

你酷愛畫畫，當然你也知道，喜愛美術的人，性情總比較溫和的。他就是糟在這一點，不被那班 Rock 的寶貝們看在眼裏。他們是需要像級主任那種大個子，以拳頭重重

地摔他們，才能使他們畏縮的。

今天的美術課是讓我們溫習。

後排，多尼他們噤哩呱啦地大聲談笑。

「噓！*Sir*來了，小聲點。」我忍不住轉過去勸阻道。

「怕他作什麼，你這怕死的人。」多尼竟在教師的面前掃了我一句。

當教師壓他們不下的時候，多尼更變本加厲地使着眼色給他的同伴，竟在教室裏揚

聲地唱着——

Rock Rock Rock every body

Rock Rock Rock every body

對邊那角落的跟着響應。

「噓……」教師沒辦法，只好半哀求地喊停。

「哈……哈……哈……」他們笑得多麼得意。多尼更得意忘形，接着又帶着表情低

聲吟唱——

Just walking in the rain

Just walking in the rain

People come to their window

They always stare at me

那種表情就像一個人患了瘋癲一般，全身抽動。眼睛裏射出一種令人胆寒的光來，彷彿色狼看到了女人，有恨不得把對方一口吞下之概。迷信的人常常這樣傳說着：走在黑夜的路，會有怨鬼出來拖魂，那便會瘋瘋癲癲，如痴如狂。我想，這不過是發生在暗黑的夜裏，然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的靈魂也被勾去了，那不是更可怕嗎？

教師漲紅了臉才壓住他們。

於是，多尼便和博士談論着關於 Rock 的話。

我忍不住轉向他們說昨天報上登載一則新聞，有一些文化機關呼吁政府禁止這種舞蹈，以免貽害青年。

『不會禁止的，因為美國的電影商要賺錢，他們那肯讓新加坡禁止呢？』彼得搶先一句。

『誰講要禁止 Rock，都是那些老太太和老先生們，因為他們老了，不能享受這種熱

情的舞蹈，因此妒嫉，所以嚷着禁止，你看，美國的報紙這樣說：「這是青年人的事，他們喜歡，那就讓他們儘情地享樂。」那他們爲什麼要多管閒事，他們就很好，跳交際舞，還不是貪婪那緊緊地擁抱的一刻。」多尼像遭受了侮辱和委屈，話像連珠砲地轟出來。

我想反駁，但退後一步想，我並不是西班牙的鬥牛士，那何苦去惹瘋狂的牛呢？對於這種場面，我也有自己的一套，就索性不理睬他們。

他們並不爲了我的沉默而停止談話，反正有對一切都懷着好奇而去探尋的「博士」的助威，多尼更樂意表現表現。

片刻。

多尼好像靈感來了，拉着彼得的手。

「喂！我介紹你去參加×× Club。一個月三塊錢，好過你自己去學要花十多塊，多麼便宜，那晚，我去參加一個 Party，哦！熱情，緊張，刺激，一個女的快樂地跳着，她的肩領突然斷了，嘩，可以看到她潔白的玉體緊束着淺紅色的內衣，全場響着一陣尖銳的聲音，Rock Rock Rock，她尖聲地伴着大家喊着——hot hot hot。」

每一個人可以想像那一個場面，熱，熱，熱，喚醒了潛伏在血液裏的野性，再也不顧慮着人的尊嚴和羞恥。每一個人都油然地產生了一種虐待狂，要虐待別人和自己的肉體，抓起女的就緊緊地擁抱，拼命地捏，往上拋，朝地壓，還不夠，還不夠，啊！最好粉碎自己，粉碎別人，才能消除在心裏激盪着的慾望，這是瘋狂的旋律，獸性的表現。這種舞蹈，就是這樣的瘋狂無規則，隨着聲音，隨着熱浪，搖擺，搖擺，甚至於腳折，腰斷，管他媽的。

請原諒，也許你不喜歡我向你敘述這些荒唐和無聊的事，但是這個社會真有這種人呀！

一個人當他得意忘形的時候，最容易醜態畢露的。

多尼像猴子一般的又誇耀他看了 *Rock around the clock* 三次，我說他猴子一點也不過份，他最會模倣那些古里古怪的動作。他還說有一次在加東戲院上映這一套片的時侯，他們就會經乘機在戲院裏拉起女的亂跳亂喊。啊！正如他們所讚賞的，全個戲院沸騰着，多麼痛快和過癮。

他還要拉彼得再去看一次，多尼使個眼色給他：「不單是看戲，最重要的，還是去

噹……噹……的鐘聲解救了我。

我趕緊跑到操場去，面對着大海，深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讓污濁遠離了我。願這海風帶去我向你致意的心語。

五

謝謝你的真摯的關懷。真的，今天，我的四周是多麼的污穢，彷彿一羣骯髒的蛆蟲在垃圾下蠕動，而我，偏偏又拿着這支筆去挑動它們，企圖使它們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讓人們澈底的認識認識它們污穢的面目。

每次，我聽了污穢的語言，感到這是對人類的尊嚴一種大大的侮辱，好像自己的心裏也沾染着些微的骯髒，於是，我跑到籬笆旁去，望着海，願海風洗滌我的心，讓我的心永遠永遠像海一般的蔚藍和廣潤。但，海風吹醒了的腦筋，泛起了一陣更強烈的憎惡。

這是考試的第四天，考數學。對於這一科我相當有把握，因為所考的都是過去我們

學過的。

我交了卷，望遍了整個課室，有好多同學根本沒有參加考試，尤其那般 Rock 的傢伙，連一個影子也沒有。反正，考與不考都是一樣的，即使考，大多數也是東看看西抄抄敷衍了事。

爲了解決肚子，我到餐室去。

遠望着「博士」在指手劃腳地高談闊論。你說是嗎？要了解一個人的思想，最好在日常生活中，去聽聽他所說的話，去看看他所做的事。那讓我向你說說他的爲人。

他常常談的，不是關於他的寶貝（他稱他所追求的女人），便是將來的計劃。有一次，他拿一張相片給我看，影中人是位女的，他的寶貝。有時他得意洋洋，說昨晚又和寶貝兜風去，或者到海南街去吃雞飯，不然的話，就是說送寶貝回家又買了兩塊錢的蘋果給她，總之，他的一切都是爲了爭取寶貝的歡心，最使他担心的，同時有四個人在追着他的寶貝，所以他不得不每個星期寫兩封信給她。

你說他在吹牛也好，胡扯也好，真的他曾經向我說過那些話。他有點小聰明，明明他又要向別人誇耀他的寶貝的時候，便聲東擊西地說彼得有了愛人，或是稱讚多尼交女

朋友的手段真高妙，乘機又說說他自己。

正如他的一雙手，永遠不會靜止，他的心也是永遠飄動的，我和他相處了六個月，他已學過了好多種東西，但都是半途而廢，鋼琴，簿記，打字，馬來文，現在他又開始學速記，我想，多兩個禮拜他又要傷腦筋去換別的科目了。他們稱他「博士」，到底不過份呀！

我托着一盤炒米粉走近他們。

恰好，「博士」在敘述着那套法國片『海浴春色』的精彩場面，這是他特地趕到新山去看的，因為星洲禁止上演。真的，虧得他說得出口。

真好笑，當他繪聲繪影地說得夠味的時候，不知怎樣的，一個捧着咖啡迎面而來的同學，竟和他撞個滿懷，淋得滿褲子都濕了。

哈……哈……

今天，我才進一步了解他還有這一套，澈頭澈尾的是身心解放者。主張什麼都應該嘗試，歌舞團和色情片無所不欣賞（他的所謂藝術真是天曉得），但那雙貪婪的眼睛，敘說時那種口涎欲流的表情，實在令我懷疑理智是否會在最後一分鐘控制着衝動的感

情。這彷彿是在玩火，難免有一天會被火灼傷。

熱，熱，熱，瘋狂要粉碎肉體；熱，熱，熱，慾望要腐蝕靈魂。同樣的，異途同

歸，總有一天會失足於最後一分鐘。

噹……噹……噹……休息鐘響了。

他們像一列出軌的火車，到處亂撞，到處都是一堆堆的人，到處的人堆不是大聲在談笑，就是在女同學的面前故意表現和裝作。

我想，只有此刻，「博士」才忘掉他的寶貝，因為他也參加「獵人」的行列了。

遠遠的望過去，多有趣，黑黑的頭髮中，獨創一格的馬尾巴到處飄蕩，那些穿着短褲的「揚基」的「獵人」們便到處追蹤，好像蒼蠅死盯着腐爛的垃圾。我不願意再寫下去……無聊，荒唐。

本來寫了之後便想撕了，但還是按不住心中的願望：「讓你看。」於是便寄給你，想你會給我指示的。

我願在這裏向你致深厚的謝意，謝謝你相信我還是過去的我，骯髒是污不了我的心的。我告訴你，我的思想更豐富了，看到更多更多社會的縮影，人生的醜態。

你的鼓舞使我獲得勇氣寫下去，有時我是那麼的拗執，使我討厭的事我就不願再提起，索性讓時間埋葬了不愉快的回憶。

這個假期過得相當愉快，再加上「流行性感冒」襲擊星洲，學校宣佈暫時停課，乘着這個機會我讀了幾本好書。

開學幾天後，我們的班上來了幾位新同學，同學中也有好多位退學。這就是我們學校的特色，同學們永遠像抽籤一般，出出進進。只要有錢，隨時都可以上課，正如，他們輕蔑地說：「只要每個月準時交學費，升班就不成問題。」

其中兩位引起了多尼他們的注意，一個男的穿的就是那種短短的褲，正合他們的胃口，他們又多了一個同伴，另一個是女的，樣子倒不錯，五官頗端正。

彼得是負責點名和收費的，所以她的入學表格落在他的手裏。

多尼立刻注意她的地址和從何校轉來的。

你知道，這位鬼計多端的多尼，從這一刻開始便動腦筋怎樣去和那位女的打交道。他恰好坐在「博士」的前面，多尼便慫恿彼得藉口表格上的地址模糊，借故和她談話，多尼便有機會隨時插口。

幾天過後，我也沒有去注意他們的行動。

奇怪的是，「博士」常常在紙上寫些字，當他拿給我，原來是些亂七八糟的情詩。

「嘻！嘻！這是草稿，還沒有經過修改。」

你該會偷偷地笑，這種自作多情的「詩人」。

你聽，他還得意揚揚向我誇口：「林啊！你知道，她一共穿了幾套衣服來上課，啊！七套，不多不少，七套，每套有每套的款式，配合苗條的身材，真不錯，看來是一位大家閨秀。」

好了，我差點嘔吐出來。

多尼呢？每次總抓住機會，跑去和「博士」同座，便輕輕地哼着——

Won't you give me a chance

To give my heart to you

Won't you give me a heart

For your affection

她嘛！還是無動於衷。

分作文簿的時候，我親眼看到多尼從她的簿子上撕了一篇作文。然後，把簿子丟在彼得的抽屜裏。

彼得沒奈何，拿去還她。

我諷刺他一句：「也有像你這樣笨的人？」

下課時，那一個角落的Rock and Roll的傢伙也跑到「博士」的座位來，彷彿這個座位特別舒服。

有一個甚至故意和她平行坐。

多尼便有點酸酸的，半開玩笑半解嘲地對着他的同路人：「福，有希望，早一點『定』下，餵多些牛肉可快些長大。」

「嘻！嘻！」對方嘻皮笑臉的。

多尼那副猴子般的表情又來了。

Tell me who is your heart dreaming of

.....

Tell me when did you know this was love

.....

福也不甘寂寞，跟着哼道：

Baby Baby how I want you

Baby Baby how I need you

.....

我再也聽不下去，索性跑到樓下去。

你說，這是多麼倒霉，所討厭的又偏偏發生在眼前。

我正想找個位置轉過去。

兩天之後，下課時，當我在草場上碰到多尼那般傢伙，多尼竟當着幾個人的面前指着我：「這傢伙最會妒嫉，福在她的背後坐着，他便不高興，並且諷刺了彼得一頓。」實在的，當時氣得我渾身發抖，但我不反駁一句，沉默着，看看他還有什麼舉動。

這是很複雜的，我並不需要表白，我相信以我的行為足以說明一切。我所担心和提防的，是多尼企圖把我捲進那糾葛的漩渦裏。從福和多尼這幾天，他們相處的情況看來，大概各人的心裏有點毛病吧！狡猾的他，要以我作擋箭牌，去擋住福的視線。

幾天，我都沉默着，關於他們的行為，我一概不理。

彼得問我：「你爲什麼氣我。」

我笑着對他說：「難道你有什麼聰明的地方，值得我稱讚的嗎？」

多尼依然要他的把戲，福也常常跑過來，甚至在上課的時候，藉口沒有書，和「博士」共看一本課本。

有時福和多尼便互相嘲諷着，難看的臉色泛着勉强的笑容。尤其當多尼向她借刀片或尺的時候，福便完全表露他的不滿和憤怒。

事情終於爆發在一節美術課上。

福又跑到我這邊來。

最初，福和多尼只是舌槍唇劍地互相嘲諷着。

碰！不知怎樣的，福和多尼竟推開桌椅肉搏起來，彷彿兩隻牛在鬥着。

老師沒奈何地站了好久，才跟隨着他們到課室外邊勸阻着。

全班的視線集中在他們身上，那個女的驚慌地看着他們。

我依稀地聽到多尼邀福到外邊去 *Centleman's fight*。這種打架法我看過，很有趣的，就像快樂世界舉行的拳擊賽一般，一邊各邀了恰當的人數，還要一個公証人，便一個對一個打起來，直到一邊承認失敗爲止，這種打法有點君子的風度，所以叫作「君子的打法」。

隔壁的教師也跑來勸阻，才按下他們。

老師要多尼先回去。他拿了書便走，還有其他兩個跟隨着他。

放學時，多尼拿着一根半尺長的鐵棒，赤着膊等在門口。四周圍着許多好奇的同學。

福不懂溜到那裏去。

隔天，當我踏進教室，彷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我聽不到往時他們那種手舞腳蹈的歌唱，更看不到他們那種猴子樣的表情，每一個人的臉色好像是陰沉沉的灰色的天空。其餘的同學也以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們，希望在他們的臉上看到關於打架的蛛絲馬跡。

成，一個平時常給福欺侮的同學。今天顯得特別活躍，東跑跑西跳跳，逢人便會誇口道：「喂！你知道，今天多尼召了多少人，告訴你，二十個。」漸漸的，他便改了語氣：「你知道嗎？下午，我們有二十多個要打福的人。」他跟隨在多尼的身後搖旗吶喊。

放學後。學校的門口很擁擠，愛好熱鬧和好奇的同學，三五成羣地站着，有些便捕風捉影地談論或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怕事的早已溜得一乾二淨。

我牽着彼得的手，巡視了一週。

啊！咖啡店的走廊上，三個人一堆，五個人一組，虎視眈眈的，那乾燥而泛血的眼睛，令人生畏，彷彿望見了餓狼。還有，對面的樹蔭下，也同樣的站着一些人。我真担心，堆積在咖啡店裏那些汽水瓶，要是利用作武器的話，該不知要有多少人的頭上和胸口要開鮮紅的花。我真不能想像，那種瓶飛石舞的場面，那時人將回復到野蠻的時代去。

我勸彼得還是回去，熱鬧雖然好看，但何苦去冒頭破血流的危險呢？

他不依，我只好自己回去。

下午，我在首都戲院門口碰到彼得，他興奮的拉着我的手說：「他們和解了。」

我慶幸自己能掙脫這次的糾葛，雖然在這種學校，打架是家常便飯，只要有錢，隨時都可召一二十個打手來，但打是野蠻人的勾當，稍微有理智的人都不喜歡以武力來解決事情的，只有牛才會隨時隨地發了性便互相鬥着。

你放心，除非在不得已，受了侮辱，我是不會捲進這種打鬥的漩渦裏的。

我盼望着這封信不會打擾了你的平靜，並且請你了解我，爲什麼儘是寫着這些無聊的情節，我願坦白告訴你，這就是我們的學校生活。

讓我向你說聲再見。

七

我該可以在這封信裏，結束我對你敘述的學校生活了。

常常欺侮弱者的人，總有倒霉的一天。

過去多尼常常向我誇耀他的拳頭多麼利害，一手能夠應付好幾個人，並且述說着他

那一派的勢力是多麼強，弦外之音就是要我參加他們那一夥。同時別一夥也同樣地向我拉攏呢！他們常常誇口那一個地方，他們的人打了個大勝。

我需要特別的保護嗎？像低班的學生一般每月向他繳交幾塊錢，以便自己能夠滲進「獵人」的行列裏，到處去追逐和作弄女人，到戲院去包辦黑市的戲票，一言不合的時候便搬動人馬大打出手，難道我需要這一切嗎？

當你沒錢去進貢那些老大的時候，打你的就是那些保護你的人。

前幾天，我們學校附近那間咖啡店，發生了一幕比美國片的銀幕上更驚險更毒辣的鏡頭，一個青年在搏鬥時，被人在背上插了一支匕首，當場含恨地閉上眼睛。

多麼可惜呀！在場觀看的人羣，都對那青年的生命白白地犧牲而嘆息，大好的青年就這樣地躺臥在血泊中……

我不知道多尼看了有什麼感想，只覺他臉色有點莫名其妙的慘白，他該會捏把冷汗，要是他再蠻橫下去，有一天那個躺在血泊中青年就是他。

誰會料到，那種悲慘並沒有使他們有所醒悟。

今天，當多尼出現在學校裏，他的那些嘍囉們便把他團團地圍繞。

你看，多好笑呀！他的左頰上留着一條傷痕，右眼邊一片黑青，這是他所嘗試的後果，但他却認為是光榮的標記。

聽呀！他是感到多麼的光榮和驕傲，他像銀幕上西方英雄一般，在表演他在昨晚是怎樣去找女朋友，遇到一羣妒嫉的人，團團地把他圍着，他爲了保護美人，爲了在美人的面前表現表現，便大胆地向他們挑戰，於是他一個打好幾個人，一個一個把他們打倒了，自己呢？正如他所說，只在他的臉上遺留了光榮的標記，他僅僅受了點傷。

他的繪聲繪影的表演，獲得了一些的喝彩，在得意之餘，他把眼光掃過那站在遠處觀望的女同學，裝作地挺起胸，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英雄。

像這一類的事太多了，我懶得再敘述。

幾天前，一個十二歲的「小英雄」，向一個同年紀的學生討一支汽水作孝敬不遂，惱羞成怒地便乘對方不備的時候，揮一掌過去，真着實的一掌呀！打得對方嘴吧裂了一條縫，據說送去醫院縫了三針。

多麼勇敢的小英雄呀！你說該值得稱讚嗎？

你該記得，當我們在研究生物的時候，我們懂得培養細菌是需要溫床的，在有利的

條件下，細菌才會逐漸地成長、繁殖。

假如我把這裏比做是這些「英雄」「好漢」們的溫床，你說恰當嗎？

這種生活，彷彿是一條河流，成年成月地堆積了垃圾，廢物，污穢，永遠發出令人嘔吐的氣息，永遠流着惡臭，骯髒、腐敗的水。使人感到像是一種習慣地過着，誰要是對着那些人表露出一點驚訝的感覺，他們便會譏笑你少見多怪，這一切對於他們已經不足爲奇了。

真的，除非刮起了大風雨，澈底地清除了一切毒素，這種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的。

今天，班上轟動了一個大笑料。

你猜。

還是讓我告訴你，不然你又又要瞎猜。因爲他們所產生的笑料，都是在極無聊中去追尋一種新的刺激。

當多尼跨進了班上，大家便像被搗亂了的羣蜂嗡嗡地响着。

他不再崇拜「多尼格梯斯」了，他把那特有的曲捲的髮型剃個精光，那圓圓的頭發

出綠光來，變成一個大和尚，他要學那套「國王與我」影片裏的光頭大明星，你一定會說這是荒唐和無聊的玩笑吧！但他却洋洋得意，滿面風光，像小丑一般地向人行禮，尤其在那個女的面前行了一個外國的貴族禮。惹得大家笑。

本來就是臭氣相投，才使他得到那麼多的同學稱賞，使他感到有不可一世之概。

.....

現在，我要以親身所體驗的事實，來駁斥你那種天真的想法。

上文法課的時候，我正在埋頭分析一個句子。

突然，級主任跑進來，叫了級長，隨着唸了一連串的名字，我只聽到：「振林」，於是隔行的老同學催我趕快收拾書本，級主任不斷地喊着：

Quick.....Quick.....Quick.....

又命令級長帶這些被唸到名字的同學出去，真有大敵臨頭之概。

我慌張，心卜卜地跳，到底是個新角色，胡亂地抱了一堆書，隨着他們下了樓。樓下早有人迎接我們，順着後門溜到海邊去。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一點也不紊亂，井井有理，我疑惑地詢問身旁的同學。

他這樣告訴我：「這好像在查旅館，旅館主人在接到消息後，立刻清房，我們也是如此，等一下，視學官就要來巡視學校，我們班上的同學超過了規定的數目，不溜怎麼成呢？」

「旅館……學校……學校……旅館……我的腦袋在轉着……」消息……巡查……靈通……萬能……」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才幹。

這彷彿是一齣排演了無數次的戲劇，導演的手法是那麼的穩重，大家又搭擋得很默契，真稱得上爐火純青。

一羣人拉拉扯扯地走向海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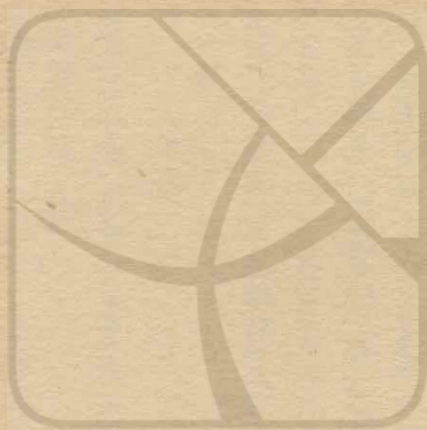
望着海，我冀望着大風雨，讓我像海燕一般隨時都迎接它的來臨。

哦！我所上的課，就是如此如此，我知道這間學校也有許多喜歡讀書的學生，天下並不會全是烏鴉，不過我所接近的都是一羣寶貝，一條一條在垃圾里蠕動的蛆蟲。要到那一天，才會刮起一陣大風，或者一個巨大的變化，來清除這產生蛆蟲的垃圾。

這半年的生活，我都依了過去所許下的諾言，通過這一封又一封的信，展示在你的面前，我感到了無限的愉快，願你也感到同樣的愉快。對於你那些新的朋友對我的關懷，

我在此向他們致衷心的謝意，說我永遠羨慕着他們的生活，永遠追隨着他們的步伐。
謹祝你們健康快樂。

一九五八年一月



孽海

一

街上，充滿着人，充滿着車，充滿着聲音。

人來來去去，車去來來，聲音喧喧囂囂。

每一個人似乎都忙着趕往一個目的，每一輛車好像都忙着駛向一個目標。

好熱鬧的街上，奇怪的是，有一個人的心裏却不熱鬧，似乎有點空虛，似乎有點寂寞。

她，看着別人，奇怪着她們的忙碌，也奇怪自己的閒散，她的身上彷彿負着一個重担。因此，她羨慕一切的女人，她所羨慕的不是她們美麗的衣飾，鞋襪，也不是羨慕她

們的濶綽。她羨慕她們不必憂慮她所憂慮的，她苦笑地望着她們，不管是美的醜的，高的矮的。

走着走着，奇怪，好幾個男人彷彿往她的身上瞧，她不知所措。難道他們知道自己的秘密，難道他們看得出那逐漸膨脹的肚子，她本能地往自己的肚子瞧，這動作即刻惹來了一陣笑，她趕快的橫越過另一條街，但笑那聲似乎一直在她的耳邊响着响着。

辛酸的淚水往肚裏滴。

過去，當她從老家來到這大城市，她是懷着多麼歡欣的心情，她貪婪地望着一切，洋貨店，金舖，鞋店，她都喜歡去蹣跚蹣跚，對於一件心愛的東西，當時她是沒有能力去購買，但心裏總儘是盤算着多一些時候，她能佔有它，這個城市對於她是有多麼大的誘惑力呀！這裏有她所想念的一切，這裏的一切能夠使她感到滿足。

現在，她好像一個夢遊者，一切對於她都是飄飄忽忽，只是一個影子在她腦海裏幌着幌着。她所掛念的是肚子裏的孽債，這個孽債折磨了她多少個白天，多少個夜晚，使他負擔了二十年來第一個最大的哀愁。

嘆息，流淚，懊悔，無窮盡的悲傷，祇是爲了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裏的歡樂和陶醉。

男人多可惡呀！他所追求的祇是肉慾的享受。難道自己沒有過失嗎？那一個晚上，她竟軟綿綿的任他主宰。

一羣女學生，有說有笑的橫過她面前，她更羨慕她們的愉快，活潑，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也曾是一個女學生。

那時候，她記起來了，在一間教會的英校裏。

二

陽光透過那長着針葉的松樹在桌上跳躍着。

多麼頑皮的金色的小精靈，桌面成了她們的小天地，一會兒聚成一塊，一會兒化成無數的小金點，變化莫測，叫人眼光迷亂。

這是七號班的教室。

一羣年青的女學生就像那些小精靈一般的不安心。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攤開着課本儘在那兒呆着，有的索性把一本充滿着羅曼蒂克的小說夾在書本上看着，別人還以為

她在用功呢？

這一節是「迷士」張的課，這個老處女，叫人摸不着她的心理，高興的時候多麼可親，發起脾氣來，那叫聲尖銳得使聽的人的耳膜感到針一般的刺戟。

這時的教室怪吵鬧的。

「迷士」張忍不住地喊道：

『安靜。』

大家嚇了一跳，靜了下來。

這一天，老處女的狗從宿舍裏跑進教室來，在地上嘔吐了一陣。

老處女喚校工來洗地板，校工却不理不睬地走開了，急得她團團轉，一下子又抱着那隻狗『打令，打令』地親着。

真有趣呀！老處女每每在課堂上，找個機會發發牢騷：

『聽着，你們這些女孩子，不要上了男人的當，別相信他們的甜言蜜語，一個女人要在事業上成功，一定要抱獨身主義，你們看，我的兩個姊姊，都是獨身的，她們在事業上都獲得巨大的成就，要不是我是獨身的，我那來機會到外國去留學……』她神氣

十足的發偉論，那左邊臉頰上的一條疤痕更顯露得像一條蚯蚓。那些女學生本能地在自己的臉頰上摸着，担心自己要是也有這麼一條蚯蚓似的疤痕該是多麼怪醜的呀！

那些淘氣的女學生又在竊竊私語，哼，那條疤痕一定是給男人割傷的，或者她在失戀的時候氣憤地自割的，不然她怎會這樣地痛恨一切的男人呢？

「安靜，你們在笑什麼，將來有一天，你們一定會上男人的當，假如你們不牢牢地記住我的話。」

靜了片刻，她那尖銳的聲音又鑽進每一個人的耳裏。

「貝貝，站起來，翻到第二面去。」

啊！她在喊自己了。

這時，貝貝在看着一本插圖的戀愛故事，正看到那個男人在船上遇到一個女的，他們很快就戀愛了，接着擁抱，接吻……不提防這一喊，嚇了一跳。

同學當中，很多人就喜歡這種插圖的戀愛小說，簡直入了迷，迷着那些奇遇，多麼美麗的故事呀！很多人也以男朋友多為榮耀，露絲不是常常誇耀嗎？「哦，那天，我們到海邊去野餐，亨利介紹男朋友給我認識，啊，一共是二十多個。」不然，便拿了男人

給她們的信來朗讀，寫得越肉麻，她們便覺得越有趣。

貝貝多麼想有一個很強壯和英俊的男朋友，或者好幾個，好來向她們顯耀顯耀。

放學後，她們的男朋友駕着車在街頭等待，好不威風，真使貝貝羨慕和妒嫉，好幾次，她想叫哥哥借輛車來載她，她寧願省下兩個星期的零用來完成這壯舉，可是老不敢開口，同時又怕弄巧成拙地給別人作笑料。

那一年，她便沒有辦法再升學了，媽不肯讓她再讀，她莫名其妙的哭了好幾晚，是的，媽太狠心了，差兩年便九號了。

媽却逢人便說：「哎呀，都是我的貝貝不讀，不然怎會叫她停學呢？」

暗地裏，媽慢慢地勸她，說是家境艱難才要她停學。

說起貝貝的家來，父親是一個信教的中文學校的教員，據他說，信上帝是爲了改變他那暴躁的脾氣，那荒唐的行爲，但上帝却似乎使他的腦筋稍爲靈活，因爲他常常要想一些理由來掩飾他的過失。并且他能夠在一個晚上，把一個月的薪水在幾圈麻將中賭個輸贏。母親倒是個逆來順受的好女人，要不然，她早已被父親迫得去跳海了。

呆在家裏多麼無聊，另一方面爲了家庭，貝貝得設法去找份工作。

有一個時期，她想去給洋人打工，但是母親反對，爲的年輕的少女不適合幹這一行，并且有些故事嚇壞了她老人家。這麼一個心疼的女兒，要是搞出些什麼醜事來，那有什麼臉去見人呢？一個偶然的機會，貝貝去當彩票女郎。

彩票女郎，在這個地方是司空見慣的，在這縱橫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市場，就有十多二十攤的亭子，裏面坐着一個妙齡女郎，販賣着發財的美夢。財神爺就這麼的藉着妙齡女郎的眼睛向路人頻送秋波。

這種工作看來似乎很輕鬆，但有誰能知道她們真正的苦衷，一天八小時，儘在那裏呆着，等待着顧客，酷熱時太陽毫不留情的使亭子裏熱得像個蒸籠，路上揚着的塵埃使得雙眼總覺得怪刺痛的，喧囂使得腦欲爆炸，但她們總得在那裏呆着。

顧客更是包羅萬象，有真正尋求發財美夢的人，有以調戲女人爲樂的人，有無聊得喜歡女人咒罵的人。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對待顧客總得陪着笑臉。

貝貝就有這麼的一個經驗；當自己偶然的穿着潤領的衣衫時，就會有許多男人跑來假意的買彩票，目不轉睛地瞧個不停。

可是自己又不敢發作，唯有拿起手巾來往衣領裏塞着。

這些人是不可得罪的，得罪了這些人就像去惹了蜂窩一般的叫人沒處去躲藏。

這些彩票女郎雖然處處提防着，處處小心，但是，這個社會就存在着那麼多閒着無聊專以製造新聞來打發時間的傢伙。因此，市場上常常流傳着一些似真似假的故事，當然囉，其中有些是事實，可是一經人們的口的傳播，無形中便被誇張了好多好多，常常就有這麼的一個故事，一個彩票女郎跟人私奔，然後又被拋棄了，講者便繪聲繪影的道出那故事的來龍去脈。

貝貝便是無數的彩票女郎中的一個。

呆在亭子裏有時是多麼無聊，看着行人來來去去，瞧着車輛去去來來。

人總得有點消遣，不然便會感到寂寞，在極端的沈默中，總希望找些人來談談話，說說笑，但現實却令人難得如願以償。

那些阿飛，牛仔，不三不四的人，睜着一雙雙貪婪的眼睛，溜來溜去的瞧個不停，有時候便趨近亭前。

「喂，小姐，彩票一張多少錢。」明明知道一張一元，竟要這樣問。

「一張一塊錢。」不得不這樣回答。

「價錢可以減少嗎？」

「一塊錢。」

「那一張會中。」

「我那裏會知道。」

「你替我選一張，中了頭獎，帶你遊去好萊塢。」

有些更無聊，拿了一包以香蕉葉包着的飯到亭前：「小姐，請你吃飯。」

他們真有耐性，儘有那麼多時間和精神來死纏着女人，儘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打聽她們的過去，貝貝便碰到這種情形。

那個死不要臉的，又來了，帶了一些插圖的戀愛傳奇，丟進她的亭子，搭訕幾句又去了，這對於他們彷彿也是一種樂趣。

一天，好幾個流氓圍在貝貝的亭前，有些在哼着：「妹妹我愛你，我愛你。」有些在唸着：「小妹妹走來走來，大哥抱抱你。」有些則望着她迷迷笑，問她衣服一套多少錢。

其中一個竟搶了擺着的彩票。

貝貝急得想哭，忙着去搶那一疊彩票。

這時候，有一輛汽車突然停在她的亭前，跳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來，體格強壯，外表英俊，穿着緊身的運動衣。

他站在那兒好久，好像看不慣那些傢伙的胡鬧。

突然他走近來，對着那一羣人，笑着說：「朋友，不要欺侮人。」

「什麼？」當中一個轉過去，怪他多管閒事，其他的怒氣沖沖的瞪着他，好像要打一架一般。

嚇得貝貝團團轉地望着他們，她倒有一點爲那個青年担心，萬一打了起來，他絕不是他們的對手，轉過去看着那青年，只聽他道：

「我要你們走開。」

「她是你的誰？」

「我叫你們走開。」

堅持了一陣，那個帶頭的對大家丟了一個眼色，這些人便散開了。

貝貝心裏感謝那個青年替她解了圍，要不然不知道鬧到什麼地步呢！

『小姐，他們使你受了驚。』他微笑着，那種笑就像洛哈遜一般的叫人迷。

此刻，貝貝的腦海裏閃着一個影子，面對着的這個青年好像在那裏見過的，她也回敬了一個微笑。

他隨便的聊些無關痛癢的話便走了，他說會時常來看她。

他走了，貝貝望着他的背影，才記得他也曾在靠近學校的街口等着她的同學的，她記得那副怪英俊的臉龐，常穿着一套運動恤衫。她奇怪自己為什麼會想起這一切，於是一笑置之。

好幾天，她儘是在亭裏呆着。

有這麼的一天，下着毛毛雨。

一輛汽車停在亭前，跳出那個青年來，他還是穿着運動恤衫，微笑地走近亭前，他掏出荷包，望着那一疊彩票。

『哈囉，「迷士」黃，你好，那一張會中呀！』

『碰碰你的運氣吧！』

他選擇了五張。

「『迷士』黃，今天得空閒吧。」

「下雨天沒有生意。」

「不會覺得悶？」

「有什麼辦法。」

「你允許我常常來看你嗎？」

「歡迎。」

好幾次，他總是五張五張的來買。

雨季，每一天，老天總是那麼的哭喪着臉，叫人感到無聊。

貝貝渴望着有人跟她聊聊天，就像一個人餓了想吃飯一般的渴望。

遠遠地又出現那一套運動衫，他又來了，這一次他帶來一盒糕，說是給貝貝作點心，他說英國人就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他在學校讀書時就培養了這種習慣，剛才他喝完了下午茶，隨便帶些來給貝貝，希望貝貝不要拒絕。

他打開盒子，問她那幾樣糕是她喜歡的。

貝貝望着他那大方和誠懇的態度，心裏不好意思拒絕，於是，他們聊天，從電影聊到電影明星，從電影明星聊到學校，貝貝說在電影明星中她喜歡羅柏泰勒和洛哈遜，他又完全同意貝貝的話，又說爲什麼他們有這麼同樣的觀點。

不知怎樣的，貝貝想起了他在街口等人的那一回事。

「過去，你常常在學校附近等你的女朋友嗎？」

他結結巴巴的回答：「不，不，那是我的表妹，姨媽叫我去接她的。」

在他的話中自我介紹是一個園坵的少爺，他爸爸還要送他到外國去留學，目前在爸爸的店裏學生意。

這一次，貝貝接受他的邀請，週末到星洲去看電影。

從此，一次又一次的貝貝都沒有拒絕。

多麼痛快的享樂呀！週末是屬於他們的，電影院，酒樓，茶館，舞廳，海濱都留着他們的足跡。貝貝享受到人生的樂趣，這個週末過了，盼望下個週末來臨，在她的生活裏充滿着希望和期待。

貝貝所喜歡的東西，衣飾，鞋襪，化粧品，樣樣都齊全，他真會體貼貝貝，她要什

麼，只要一個暗示，他便會送來，要是有人問誰送的禮物，她爽爽快快的回答是男朋友送的，真使左鄰右舍的女孩子羨慕和妒忌。

坐在亭子裏的貝貝再也不會感到寂寞，當她偶然翻開那些愛情小說，彷彿那些擁抱和接吻的畫面就是在描寫他們倆。貝貝嘗到了初戀的甜蜜。

一個晚上，他們的車奔馳在勿落的路，突然一聲巨響，車停了，他跳下車來，翻開車蓋，檢查機件，他皺着眉頭，攤開雙手，好像無可奈何地說：「糟了，車壞了。」怎麼辦呢？在這近午夜的時候。

他彷彿很焦急的左思右想，望着貝貝，要求她出主意，她有什麼主意呢？她只一想回家。

貝貝求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把車修理好，又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好像給他一個鼓舞。

摸着摸着，又過了一個多鐘頭，路上冷冷清清的，沒有車輛來往。

貝貝恨不得她會修理機器，現在就可以幫她的「打令」的忙。

沒奈何，他主張在旅館過一夜。

她想，他的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並且她的心早已屬於他了。於是，他的右手攔着她的腰朝旅館走去。

這一夜，貝貝彷彿一隻羔羊一般任他摸撫擁抱，……在感情的澎湃中，她把一切都交給他，在她的又驚又悔的心裏，她找到了一個慰藉——她已是他的人。

之後，他們的週末節目中多了一項節目，貝貝再也無法保持少女特有的矜持和尊嚴，她的身體對於他再也不是什麼神秘的地方了。

二

蒼茫的天，蒼茫的心。

令人懊悔的回憶是無法從心版上抹去的。像火的烙印一般，心是受了創傷了，自己製造了回憶，回憶折磨了自己，怪只怪自己的大意和任性。

毛毛雨在飄着，貝貝不知甚麼時候已經站在一家戲院的門口，望着那一副巨大的廣告畫，自己莫名其妙會在這裏呆着。

那一副男女擁抱的廣告畫，彷彿在對着她嘲笑：「喂！貝貝，你看，我們還是多麼親熱的呀！」

親熱，鬼才知道一陣親熱之後會遭遇到什麼結果。

稍爲清醒之後，貝貝記起來新加坡的目的。

「喂，別遲疑，趕快把那孽債解決。」一陣聲音响在她耳邊。

她再也不敢到前次去過的那間醫療所，她懊悔着爲什麼前次要對那個女醫生說沒結過婚，爲什麼那些已經到口裏的話又吞下去，假如她爽爽快快的對女醫生說她結過婚，要她幫忙打掉，現在也許沒事了，花了幾十塊錢，結果月經還是不來，她恨不得狠狠的照肚子大力地搗着，要它趕快來，耳邊彷彿响着那個女醫生的話：「要是沒結過婚，吃了我的藥三兩帖包來。」

一個禮拜又一禮拜的過去。

她漸漸感到身體有點異樣，有時候她很想吃一樣食物，比如煎的或炒的，可是當那樣食物送到自己面前，她又不想吃了，她不能解釋這是爲什麼，她根本沒有經驗過這回事。

漸漸的，飯也不能吃，吃了要吐，不吃有時也要吐，吐不出東西來，連胆汁也吐了出來，心似乎也要從口中吐出來。人總覺得疲倦，無精打彩。

一次又一次的，她總是欺騙自己，拿許多理由來安慰自己，不會的，不會的，前幾年不是有一次三個月月經沒有來嗎？嘔吐，頭暈，她歸罪於身體衰弱，可是，情況越來越糟，她竟變得喜歡吃酸，生生的芒果她吃得津津有味，這難道不是有了孕的徵象嗎？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她只好默認自己懷了孕。

她得再去找羅柏，雖然，他對她總是那樣的安慰着，不要急，慢慢想辦法，他是她唯一的希望和救星，只有他知道她的秘密。

昨天她到他的家去，他的家裏人說，他已到外坡去作生意了，她埋怨他爲什麼這樣無情，後來又回想着，也許他是去設法籌錢，回來和她結婚。

那裏能夠再等待呢？要是脹大的肚皮讓別人發現了，有什麼臉見父母呢？並且她又變成新聞人物了，讓人們，讓那些吃飽太閒空的人，把她的醜事一遍又一遍地傳播着。

她焦急地尋求辦法，翻翻報紙，結果又給她找到一則包醫的廣告。

今天，她再到這城市來，下了決心一定要除去肚子裏的孽債，走着走着，她走進×醫療所。

裏面掛着好些圖畫，鏡框，她沒心情去注意這一些，只見到好幾個女人坐在那長長的椅子上，也許她們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吧！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輪到了她。

這次她再也顧不了害臊，點頭默認自己有了孩子，附帶撒了一個謊，說是爲了工作的關係，她得打胎。

「小妹妹，放心，我一定幫你的忙。」說話的是一個半老的徐娘，打扮得有點像妖怪，血盆似的口好像要吸人的血。邊說邊在貝貝身上打量着，令人感到一陣寒意。

「你能解決嗎？」

對方笑着，那張塗得油膩膩的臉彷彿裂了幾條綫痕：「唉喲，你還不相信我，不瞞你說，在我的手上不知替多少女人解決了這些煩惱，你放心好了，一切包在我身上，一定令你滿意，不過你帶了多少錢來？」對於送上門來的生意，她那肯輕易放過，錢是主要的，先要錢，一切慢慢再談。

『二十塊。』

『這麼少，那裏行！』

『需要多少錢，等一些日子可以嗎？』

『不好再等了，多一個禮拜就難了。』對方好像很關心貝貝一般，裝着一副很爲貝貝担心的樣子。

『那要多少錢？』

『喏，我們通常用的兩種方法：一種敷藥的，包你馬上來，價錢當然比較貴，最少三四百塊，因爲那種藥我們沒有，要向別處去買，另一種用洗的方法，要兩百塊錢，當然比較慢。』她當然知道貝貝是要越快越好，所以那麼的兜了一個圈子。

貝貝遲疑着，那裏來的錢，再問他去要嗎？他早已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沒辦法，慢點也得要解決。爲了錢的問題，還是選較便宜的，雖然她心裏着急。

最後價錢講定一百二十元。

『你放心，我一定盡力幫忙你，你先給二十塊，回去再拿錢來，越快越好，不要再拖延了。』她勝利地微笑，一條不大不小的魚已經上了鉤。

貝貝被打了一針，喝了一杯黑色的藥水。

每次二十，三十的給了她，貝貝要她快點解決，她却要錢湊齊了才動手術，貝貝像一腳踏在燒紅的鐵板上的人，恨不得早點離開這種境地，但對方總是拖延敷衍，錢不再給嗎？已經給她敲去了一半，再給嗎？彷彿有被騙的預兆，一條上了鈎的小魚，自知不能解脫，唯有心一狠索性把餌吞下去，咬緊牙根把東湊西借來的五十元付清。

這一次又喝了一杯黑色的藥水，躺在牀上，身體被捏了幾下，下體不知被什麼硬的東西狠狠的刺了進去，痛得她咬破嘴唇渗着血絲。只要能夠解決肚子裏的東西，再大的苦貝貝也準備去承擔。

對方的手套上染滿了血，叫人不寒而慄。

一陣劇痛之後，貝貝盼望着好消息，告訴她一切都順利了，但是多麼出人意料之外呀！

『小妹妹，我已盡了力，不過你是頭胎的，胎盤很緊，我看，還是改用藥敷吧，算是優待你，再收你兩百塊，要是別人最少總得四百塊，這算我幫你的忙。』她移動着那肥胖的身體，拿了一本簿子來，攤在貝貝的面前：『你看，這個二十歲的，有了四十七

天，收四百塊；那是十八歲的，有了七十三天，收五百塊；我看你人很好，老實，所以特別優待你，你可不要失去這個好機會。」

貝貝太疲憊了，血淚不知流了多少次，她以矜持和尊嚴所設的防綫，被這一擊，完全崩潰了，她幾乎要跪下來哀求道：「醫生，救救我，你不是說過一切包在你的身上嗎？」

「我說過，我已盡了能力幫你的忙了，這已是非我能力所辦得到的，還是改用藥敷吧！再過幾天，那更難了。」她脫下了手套，兩顆圓溜溜的眼睛瞪在貝貝的臉上。

唉，再向誰去借錢呢？對方又是那麼的冷酷無情，她的幻想破滅了，她曾經認為對方是肯幫助她的好人，這使她非常痛苦。

「醫生，求求你，先爲我敷藥，錢慢慢分批還好嗎？」眼淚沿着兩頰簌簌地流着。

「這那裏能夠，沒有錢辦不到，我看還是生下來的。」

女醫生勸她再設法弄錢，越快越好。

像一個洩了氣的氣球，她全身癱軟，只好怪自己心急上了當。這個社會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專門欺侮弱小者，乘人在危難的時候發橫財。在這種情況下，她又無能向對

方爭論，錢是被拿去了，但無憑無據，連一張收條也沒有，怎樣去爭論呢？她想罵，想喊，但怪誰呢？只好怪自己太相信人，耳根輕，相信甜言蜜語，上了一次又一次的當，她的頭腦太簡單了，這個社會現象決不會像她所想像的那麼簡單，那麼簡單得像那些傳奇小說一般，短短日子裏的甜蜜，竟換來了這麼大的痛苦，這代價太高了。

回到家裏。

她已不是原來的貝貝，她的臉沒有血色，眼睛無神，走起路來搖搖幌幌。

出來歡迎她的是妮娜，這一個惹人喜歡疼愛，剛學走路的女孩子，平時貝貝一定抱起她來親親，現在竟給她一個不理睬，貝貝過去會想着要是這麼一個孩子該多好呀！可是她肚子裏的孩子却得打掉。

進了門，嚇了母親一跳，趕忙過來扶她：「貝貝，你怎麼啦？你看你的臉色這樣難看！從那裏來？爲什麼弄到這個樣子！」

母親忙來忙去，慌忙的拿了藥來給她擦着嗅着，她的眼淚差一點又衝出了眼眶。真的，世界上只有母親最會體貼和關心她，尤其是在這個時候，她簡直要跪下來，把自己的罪過向母親吐露，求她原諒，但是她忍住了。

母親再拿了藥片給她。

「不要了，我不要吃藥。」貝貝無力地搖搖頭，母親那會知道她的心疼呢！

她跑進房裏，關了門。

這時候的她，變得多麼古怪，當孤獨地一個人躲在房裏的時候，她多麼希望有人來跟她聊聊天，但當有人的時候，她又怕熱鬧。她所需要的，是有人會安慰她，有人會爲她想出一條路來。可是誰知道她心中的苦悶呢？她又怎能把苦悶向人傾訴，即使是自己的母親。

她躺在牀上翻滾。

羅柏，你到那兒去呢？你可知道你親愛的貝貝在受着人間最大的苦楚嗎？你快回來呀！不然，你可能見不到你的貝貝了。

絕望的影子盤旋在她的腦海裏，她企望着羅柏會突然地出現。西方的英雄不是常常在美人最困苦的時候出現嗎？

到這個地步，只有一個羅柏可以聽聽她的哀訴，可是他的音訊杳如黃鶴。哦！這一顆救星和希望到那兒去找尋。

羅栢，你不會變了心吧！你不是曾經答應過我，你會幫助我解決一切的困難嗎？你不是曾經說愛我如愛自己嗎？

羅栢你快回來呀！你的貝貝在等着你呀！只要再見到你，聽到『我愛你』，我願為你承擔着最大的痛苦。

這時，地板上响着一陣一陣的木屐聲，遠遠的飄來一陣尖銳高亢的聲音：『哎喲，先生娘，這麼空閒呀！爲什麼不過來打麻將。』又是那個吱喳婆甘嫂，這個人最愛吱喳的，最愛打聽別人的私事，閒着時，總愛把別人的私事當笑料尋開心。

母親好像細聲的吩咐她別太大聲，貝貝身體不舒服呀！

她們在吱吱喳喳的談着，聲音傳到貝貝的房裏已不大清楚了。

『喂！那個有了孕了，肚子已看得見……』

糟了，貝貝從迷糊中醒過來，她們不是在談論自己嗎？她怎會知道？貝貝順手摸摸自己的肚子，真的有點大了。心卜卜的跳，這怎麼辦呢？她把身體移近板壁，希望再聽一些她們的談話，但她們已移到廚房去了，貝貝更相信她們是在談論自己。

迷迷糊糊時，她像一根枯木，毫無生氣和活力，即使媽給她買了一件新衣料，也引

不起她的高興，平日的她多麼愛漂亮，可是現在媽的禮物，却引起她的悲傷，媽是多麼疼她呀！她焦急着當自己的醜事讓媽知道的時候，該會帶給她多大的悲傷，甚至恥辱。於是，她不敢想太多，要是她再想下去一定會發瘋的。

有時，她想要自殺，甚至天真地想到死後的情形。那時候，那時候怎樣呢？家裏人又氣憤又悲傷，也許那時候，媽會罵她沒良心，太傻，何必死呢？也許媽在那時候會撫屍大哭的原諒了她。死，在一個少女的心裏引起恐怖。不知怎樣，她想起過去住在隔壁的那位金玉姊姊，彷彿她站在自己的面前。咦！她不是死了嗎？她明明記得，她有一個愛人，她媽硬爲她作主，接受了另一個人的聘禮，不知怎樣，有一天，她竟喝了一杯苛性梳打，立刻奔往那愛人的住所，大概毒發得快，她不支的倒在路邊痛苦地呻吟，後來送到醫院去。據說，在臨死前的一刻，她拉着醫生的手，懇求醫生救救她，讓她活，可是太遲了，醫生搖搖頭。哦！這樣的死太痛苦了。貝貝簡直不敢去想像要是自己在痛苦的那一剎那去求醫生的情形。不能，她不能這樣死去，何況求生是人的本能，她也不甘心就這樣的離開這世界，雖然活着的時候，會帶給她多少的磨難，但她還是選擇活下去。

爲了活下去，她得爲自己想辦法，她得再去冒險，從死中奪回生命。

於是，她開始在回憶中搜尋一些別人關於打胎的談話，那些甘嫂所談起而無意中被她所聽到的話，但那些聽來的話很模糊，怎樣也不能成系統。當時她怎會想到在今天那些話對自己是多麼有用。她知道甘嫂一定會懂得這一套，可是怎能向她開口呢？說自己嗎？不能。說是一個朋友，她又編不出理由。她怕弄巧成拙洩露了秘密。

向上帝祈禱吧！上帝却永遠對她微笑，她曾向上帝懺悔了多少回，上帝却没有一回在她面前顯過靈。

她曾聽說馬來女人用沒熟的黃梨榨成汁，加上酵母使之發酵，喝了會把胎兒打下來，她嘗試地去弄來喝喝。

這是怎樣的一個夜晚，貝貝躺在床上翻滾，肚子裏像被刀割着一般的疼痛，吃下去的東西全部嘔吐出來。

啊！在那一堆黏黏的液體中，有一絲絲的血跡。

血，血，使她望了流冷汗，肚子裏還是在絞着，彷彿一切的腸都被攪在一起，她不敢喊，不敢叫，抱着枕頭，蓋了被，儘是在那裏咬牙切齒，在旋暈了一陣之後，她又醒

了回來，她還以爲自己死了呢？她抽泣着，一個人有苦悶是不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心裏有好多話不能向疼自己的人傾訴。

多少日子來，她想盡一切方法瞞着家裏人，穿寬大的衣，束緊腰帶，她怕父親知道，他一定會暴跳如雷的，氣得把她趕出去，她還有什麼臉去見自己的姊妹呢？

四

熱鬧的街，匆忙的人。

貝貝無目的地信步走着。她是茫茫人海中的一葉扁舟，無邊際地飄泊着。她感到口渴，想進咖啡店裏去解渴。

咖啡店裏坐滿了人。

在一個桌子上，一個人突然喊着：「喂！她來了。」

一個穿運動衣的青年匆忙地跑進店後去。

貝貝望着這麼多人又回轉出去。

那一桌的青年人哈哈大笑。

他們繼續在談着。

那個穿運動衣的青年東張西望之後又走了出來。

「好險呀！被她碰到了，不知要怎樣脫身。」他得意洋洋。

「喂，你們怎麼說。」

「照羅柏的話，我辦不到。」一個穿花衣的很肯定地回答。

「老兄，做人要做得漂亮點，切人家的後路，破壞人家不是英雄的。」

對方發火了。

「怎樣才算漂亮，像羅柏這樣的人，你不想想過去我幫他多少的忙，他要去釣那個彩票女郎，是我叫人去包圍她的亭子，讓他做英雄去救美人；我們借錢給他去買彩票，又代他轉賣；我們設法借車給他，又幫他想一個辦法半路壞車，讓他有機會吃了她。難道他嘗了甜味之後，不來答謝我，還要來爲難我，我好不容易接近了露絲，他不來幫忙我，還說我切了他的路。」

「他媽的，男子漢，說話痛快點，別婆婆媽媽的儘在說過去，你說誰先認識露

絲。『羅栢也不甘示弱。』

『你別罵人，你先認識露絲，可是當你進攻那個叫什麼貝貝時，你就忘記了露絲，你吃了一個還不夠嗎？朋友，別太貪吃。』穿花衣的半譏嘲地說道。

『我不跟你說這麼多，我叫你別再糾纏露絲。』羅栢有點不耐煩。

『還是這些話。』

『就是。』

『好，你有本領就放馬過來，她又不是你的註冊商標。』

『有話慢慢說，自己人何必發脾氣呢？』其中的一個做和事佬。

『是他不講理，還是我喜歡發脾氣。』

『你別多嘴，要是你再接近露絲，看我怎樣對付你，我警告你……』羅栢一個拳頭槌在桌上，茶杯都嚇得跳着。

『我等看看，今晚我還是要去見露絲。』

兩方面堅持着，似乎要動武。

最後還是和事佬把兩個英雄拉開了。

風風雨雨，月圓月缺，潮漲潮落，不知不覺又過了好些日子。這些日子，在貝貝來說，簡直是在地獄裏受折磨，她對於一切毫不感到興趣，真是焦急着肚子裏的孽債，連姊姊佩佩將近訂婚的喜訊，對於她好像是外人一般。

母親忙着料理姊姊的事，少來探詢她。

多熱鬧的日子呀！家裏來了許多姊妹，許多朋友，家裏喜氣洋洋。

貝貝也得打扮打扮。

當她在房裏換衣服的時候，母親爲了找尋一條紅菱帶撞了進來，無意發現了她在以腰帶束緊自己的肚子。

「貝貝，你……」母親驚慌失色。

「媽……」她不知該怎樣說才好。

飽經世故的母親到底了解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媽，快來呀，哎呀……」是佩佩在外面喊着的聲音。

母親把紅菱帶忘了，跑了出去。貝貝躲在房裏，心裏突然變得平靜，像一個犯人等

待着法官判決時那一刻，她準備着去迎接最後的懲罰。

母親再進去，責罵她：「還不趕快抹了臉上的淚跡，去招待姊姊的朋友們。」
面對着這麼多的親朋戚友，是不能把事情宣揚的，母親唯有忍耐。

貝貝前一刻的平靜，被母親溫和的責罵搗得粉碎，本來準備在被母親罵的時候倔強地抵抗的心理整個被破壞。當一個人犯了錯誤，在心裏覺得對不起別人的時候，她是多麼希望對方會重重的責罰她，以消除自己心中的痛苦。

母親爲什麼不罵她打她呢？這樣她倒能把痛苦化作眼淚和叫喊。母親的溫和，使她整顆心壓縮得將近破裂。

訂婚的茶會對於貝貝和母親是一種痛苦的負擔。

晚上，母親把父親拉到房裏去，把貝貝的事告訴他。

像埋着的地雷觸發了，他爆炸起來。母親極力的懇求他，說要是把貝貝迫死了，她也不想活。並且隔壁房裏住着兩位教師，還有左鄰右舍，事情鬧大了，叫貝貝有什麼臉去見人呢？他又怎樣去上課？這些話使他渾身抖顫，似乎要喊上帝。

這又是誰的過失呢？做父親的，整日儘在外頭取樂，少關心家裏，少關心孩子們。

女兒見到父親，好像見到陌生人一般，這難道是上帝的意旨嗎？

這時候的母親成了一個總參謀，他們商量着：要貝貝和那個男人結婚，是不可能的，他早已遠走高飛了；要控告他，不是成了新聞人物嗎？在教育界吃飯的人，經不起這一場波折的。

面子，面子，一個悲劇就是爲了面子慢慢地拉開了序幕。爲了面子，一個少女將遭受到肉體上和心靈上巨大的痛苦。

一個早晨，母親爲貝貝準備了幾件衣服，一些需要應用的藥品，到一個地方去。

貝貝的心裏知道擺在她面前的是怎樣的遭遇。母親要帶她去找一個巫婆，她記起了過去彷彿聽到人家說過的，巫婆爲女人打胎的方法：是用樹枝敷上藥，從下體插進去搗碎胎兒，使它流產。多麼可怕呀！把生命當賭注。

走進一條小路。

哦！像這樣的小路，過去的他，不是常常以那輛車載她到像這樣的小路上，就在那汽車上，他們度過一個又一個的幽會，她的一切斷送在甜言蜜語中。一個少女單獨的和一個男人到一個幽靜荒蕪的地方去是危險的。現在，她有這樣的感覺。

路的拐灣處，有一間亞答屋。

一切都是母親代辦，價錢講妥了，一件不幸的事就將加在一個少女的身上。

貝貝被令躺在床上，像一隻將被宰的豬一般任人擺佈。

那個巫婆準備了一切用具，笑迷迷的安慰她不用害怕，一切都會弄好的。

天地忽然陰暗起來，周圍好像出現了一羣陰魂鬼怪，持着刀叉向着貝貝撲來。

「哎喲，媽呀……」貝貝慘叫了一聲，這一聲令人心碎，這一聲叫人胆寒。嚇得桌角下邊那隻貓也逃開了。

母親望着心愛的女兒遭到這一陣苦痛，手脚抖着。

血，血，生命最寶貴的泉源，染滿了墊着的幾層紙，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貝貝的全身像浸了水的麵飽，整個鬆弛了。她的臉像雲一般的蒼白，忍不住的呻吟着。

好幾天，貝貝在死亡線上和死神掙扎着。

好幾天，母親在家裏回答着親朋戚友的問話：「是呀！最近的天氣太壞了，很多人得到急病，像我的貝貝，從來不生病，一得了病，竟這樣的嚴重，現在躺在一個醫生朋

友的家裏，好幾天都起不了牀……」

貝貝躺在牀上，她祈禱着，以後再也不要有任何的一個少女將遭受到像她這樣的痛苦。

潮水漲了又退，當潮漲的時候，蔚藍的波浪是多麼美麗呀！美麗得使人在心裏默默地祈禱，人生要是這般的美麗該是無限的幸福；可是當潮退的時候，沙灘上的殘餘廢物是多麼的醜陋，相信沒有人願意這個社會將是這般的醜陋。然而，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承認不承認，這個社會並不如貝貝當初所想像的那麼美好。現在的貝貝唯有記取這一次的教訓，重新做人。

月圓月缺，貝貝離開了那亞答屋再一次的走上人生的旅途。

一九五九年五月

奇蹟

「哎喲！」砂砲的腳踢到硬的東西，痛得他喊了起來，吐了一口唾沫：「丟，行衰運。」

提起左脚，原來帆布鞋破了個洞，尾指大概忍受不了那鞋子裏的惡臭，想呼吸呼吸新鮮空氣，那知道却碰到了塊鐵。他砂砲本能地拾起那塊鐵，正當要使盡全力挫扁它，或者扔到遠遠去，忽然，像有了什麼感觸，臨時改變了他的主意，拿起那塊鐵，仔細地端詳。

「1763」一行阿拉伯字引起他的注意，他喃喃地唸着：「一七六三，一七六三，好字，好字。」想了想，嘴邊掛着微笑，「莫非要好運了，丟，買他一塊錢。」

他走到機器房去。奇怪，剛才他為什麼會走去踢着那塊鐵。

那個徒弟小佬正在用砂紙磨着那生了鏽的一部分。

這時，他砂砲才想到忘了去叫「查士恨」(CHATMAN)來。

「喂！不要磨了，去叫「查士恨」來，說這副機器的軸磨歪了，要換支新的。」他命令着小佬。

本來，要換什麼新的零件，應該是頭手去的，他才懂得揀支適合的。可是，小佬抓腦袋，不敢反對，誰不知道砂砲的脾氣，尤其是他小佬，往往是首先觸着霉頭的。

玩過或看過日本「砂砲」的人，都會懂得這小小的一包，只要用力一摔，便會立刻開了個火花。他砂砲的綽號便是由此而來的，脾氣暴躁，容易發怒。

「他媽的。」小佬的心裏偷偷的罵着，找「查士恨」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拜二和拜五，他總是從這裏溜到那裏，從那裏又不知溜到什麼鬼地方去。

沒奈何，誰叫自己是個徒弟。

「喂！看到「查士恨」嗎？」小佬問問這個那個。

「作什麼？」

「找他。」

「買千字票嗎？」那個好奇地望着他。

「不是！砂砲要搵他。」

「大概在那邊。」

到了那邊。

「大概在那邊。」又是這句話。

這間工廠這麼大，那兒去找？

他媽的。「查士恨」洋名字怪難唸的，就叫管工好了，何必跟着什麼洋人喚，靠着他那管工的身份，在廠裏到處溜蕩，借着方便，收千字票。

許多人就曾經惡意地譏笑他，說什麼他的老婆是別人給的。奇怪嗎？是這樣的：

從前，他放高利貸，吸取別人的血汗來娶老婆，那她不是別人的血汗所擬成的嗎？別看他那副寒酸相，家却是改良信託局所建的新洋樓，有收音機，有雪櫃，佈置得像個小康之家。

小佬是最懂得他那一套的，每當買罐茶，他就邊走邊喝，不然的話，碰到了「查士恨」，他就老是不客氣的跑過來：

「喂！小佬。」一手就拿起那個罐子，往嘴裏咕嚕咕嚕的喝幾口。本來嗎？廠裏的

工友，就有這麼的習慣，誰到餐室去提了茶罐回來，口渴的，總會跑近你喝幾口，可是，「查士恨」是永遠喝別人的，你就作夢也看不到他會提罐茶，讓別人沾幾口。

他「查士恨」很少到餐室去，有時一杯茶奶，一塊麵包便是午餐，不然，便在十點時，隨便的吃些飯，中午這餐便省了。別說他一天有十來元的工錢，他老婆也在縫衣，當他到餐室去的時候，買一毛錢飯，一毛錢一小碟豆乾江魚之類。

四方八面地溜着那老鼠一般的眼睛。

那邊，他往那邊去。

看見三個或四個圍着吃的，有些工友喜歡合股買飯菜一起吃，這樣的菜樣就比較多。

「嘻！嘻！我也來。」他「查士恨」就這麼的拉了一張椅子參進來。

不管別人高興不高興，他笑着提起叉就往那條魚叉了一塊肉。其實，即使別人不高興的話，也沒奈他何，這個人就常常跟在洋鬼子背後，要是他在那長着長長的黃毛的耳邊噓哩咕嚕幾句，不管你沒好處的。也不是說，他因此就很得意，放恣，遇到了像砂砲

那一類人，他有時也會倒霉的。

『丟。』砂砲右手握鐵鎚，左手指着那雙老鼠眼睛中間的尖鼻子：『要是沒有得撈了，你的腦袋就得挨上我的鎚。』

識時務者爲俊傑，那雙小眼睛眨了眨，便笑着走開。

還是找那一羣去。

放高利貸的亞弄，代替洋鬼的代理「潑曼」，和一般喜歡接近這一批人的人，聚一起聊聊天。

『喂！你的契女倒不錯，幾時介紹給我。』

『有本領的，就拿去吃。』

『丟，那高高尖尖的，看了就流口水。』

『今晚再去。』

這一羣人的話題就離不開酒和女人。

談得高興的時候，亞弄會忽然的慷慨起來，借給二十塊，不要利息，不過這錢是要花在酒和女人上的。

他「查士恨」的手段就那麼八面玲瓏，面面圓。

記得，當時別廠的工友以絕食來抗議，資方的無理，他也捐了一塊錢。

有時，你會覺得他的思想很進步，譬如話頭落在競選上，他就提高了聲音：

「當然囉！真正代表人民的，我們才選他。」

要是，你推他出來搞什麼的，那簡直要他的命，真的，是寧死也不出來。

他會擺出這麼的可憐相。

「丟！要是老子窮了，誰來幫助我。」於是這個才三十歲出了頭的人，就想以錢找錢，有了收音機想雪櫃，有了雪櫃想汽車，有了汽車他一定想要洋房，或者娶個漂亮的女人作姨太太。

當着面，你可罵他，笑他，他一點也不會發怒，背地裏，你就要處處當心，得罪了他，最難搞最麻煩的工作就有你的份。

「啊。」小佬的心亮了。那邊不是他嗎？

趕快跑過去。

那個手拿着一本小簿子，一邊收錢一邊發收條。

「喂！這個可以買嗎？」一個馬來工友從褲袋裏拿出五毛錢的「固本」來。

這種「固本」是餐室發的，有一毛和兩毛的。誰都可以向餐室簽個名，借三塊或五塊的「固本」，然後拿「固本」去買飯菜，發薪時還賬。

「這個嗎？……你最好去向亞弄借錢。」「查士恨」不收。

「這難道不是錢。」對方幾乎惱羞成怒。

「好。」看來頭不對，只好見風轉舵，反正每天吃飯也要錢。

「一七八四。」

五毛錢的「固本」換了一張紙，這張紙寄託着一個希望。

「喂！『查士恨』，砂砲說要換支新軸，……」小佬的話還沒講完，別一個又和「查士恨」談交易。

等得小佬不耐煩，只好拉對方的手。

「丟，你不去找『潑曼』。」

「他不給呢？」

「說我。」

小佬摸摸鼻子又要去找「潑曼」。

這個「潑曼」的級位比「查士恨」高一等，他整天坐在辦事處的，過去這個職位都是清一色的洋人，如今，這部分的洋人他調，這位放高利貸的亞弄便升了官。

難怪廠裏就流行着這麼的一句話：你不會督（TALK）沒關係，只要會托，包管你年年升級的，不然，憑你有高明的技術，幾年裏也難望得升一級。

小佬望着那建立在廠中央的高高的樓台上。

從這樓台上，「潑曼」和管工們可以一目了然地監視着工友工作。

格……格……

坐在辦公桌旁的「潑曼」連忙把抽屜推進去。

回過頭來，望見是小佬，詛咒了一句：「丟。」還好他沒暇，不然小佬的頭又要挨一槌。

又拉開抽屜。

裏面都是一條條的存底。

老李站着，彷彿是在進行着一樁交易。

「拿去，這裏是五塊。」「潑曼」斜視着。

老李抽出兩塊給「潑曼」，換回一張紙條。

糟糕，向高利貸借錢，一個星期爲期限，五塊錢要還六塊，如今，老李三塊錢也將還六塊，無端端又被剝去兩塊，雖然兩塊錢暫時買了一個渺茫的夢想，這怎不令人捏一把汗，

小佬好容易的抓到一個機會。

「潑曼，砂砲要換一支軸。」

「沒空，等一下來。」對方不高興地回答。

搔搔頭皮，只好走……

……

這邊。

砂砲拿起一個剝開來的香煙盒，一手拿着鉛筆醮一次口沫，寫一次：

「一七六三，三六七一，六三一七……丟，這樣不是要買了好幾塊。」不這樣買又怕真的又開了個顛倒，「三塊……五塊……」他砂砲用手指一五一十的算着，口裏喃喃地

加加減減：『糟了，這次的薪水又不夠還賬。』

他閉着眼睛，彷彿看到他老婆皺着眉毛要向他拿伙食費。

兩夫婦，三言兩語碰了釘，他砂砲又爆發起來……

乒乒乓乓……一些碗碟跟着吵起來，跌在地上成碎片。

孩子們的哭聲，老婆子的詛咒，鬧得他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

『衰運……衰運……吵到衰，這期又差了兩個號碼。』

每當開彩的晚上，他總等在門口，等到那聲音。

『馬票報……馬票報……』

買了一份，也不看那報名，有什麼關係，那報紙就把中彩的號碼，以大紅大黑的頭號字印出來。

他砂砲從上到下，由下至上的看了幾遍：

『丟，錢總是有眼，錢找錢……』於是大聲的撻了一下。

嚇得站在身後的小佬一下，以為這個砂砲腦袋後真的生了眼睛，望見他來了，給他

一個下馬威。

「師父，「查士恨」和「潑曼」說等下。」小佬噙着那些洋名字總覺得那麼不順口。

「丟，你到那裏溜蕩去。」

「找他們。」

沉默。

「喂！小佬，一七六三好，還是三六七一好，你說該得樣買？」

「我不懂。」

那個彷彿碰到了塊木頭，於是他暫時忘了回去老婆要錢，孩子要學費，碗碟要補新的，……這時，他只想着，中了千字票要怎樣來處置這一筆款子……

一九五八年八月

愛上了她

一

鈴……鈴……鈴……電話在響着。

「哈囉……是呀，這裏是×××工聯會，誰？……永權？」

「永權……」手拿着聽筒的人在喊着。

「永權沒有來。」

「哈囉，永權沒有來，有什麼吩咐嗎？」

奇怪，文教股最活躍的主任最近竟很少到會所來活動，除了來編最近一期的壁報之外，就找不到他了。

宣教方面的股員有點埋怨他了，一切正常的活動彷彿與他無關似的，過去的他不是這樣的呀！宣教方面的活動少不了他，文化班、壁報和板報都有他的份，他過去是以認真學習和工作取得大部份股員的信任。

他，一個廿多歲的青年，個子不高，外表倒有些學生的風度，清秀，端正，這兩年來參加文教活動，使他的知識一天一天的豐富，終於被大家推舉為文教股主任，由於大家對於他的愛戴，因此對於他最近少到會所來活動的現象更加的關注。

漸漸的有人提出批評，有人提出指責，但他却漠不關心，對於大家的關注常常一笑置之，不是說家裏忙，便是說健康問題。

對於他最了解的文教副主任李蘭則避免談起他，要是有人問起她，她便輕描淡寫的回答：『誰知道他？』這些回答更使人對於永權的不滿轉向她。

其實，誰知道她是比誰都更關注永權的，只是有話說不出，她怎能向別人抒發自己的話呢？只有比較接近李蘭的聯絡股主任李基才知道她的苦衷。因他曾向李蘭提供了一些對永權的意見。

一向對事情持重的李蘭，最近也患了健忘病，前個星期分配給她的工作，為板報收

集一些資料，她竟忘了。

這些事說來話長。

永權和李蘭同是宣教屬下的文教股正副主任，平常在工作上倒是一對好搭檔。一個有工作能力，一個有能力執筆，又是文化班的學員，除了工作，經常可見到他們在一起討論問題，甚至戀愛問題，不過一般人對於他們絕不會是說他們在搞戀愛。

一方面是李蘭比較沉靜，持重，過去都不曾有人說她搞戀愛，一方面據說永權有一個愛人。

記得上幾個月，有一位執委一直在追求着李蘭，凡是那位執委被分配到的工作，他一定分配一份給李蘭，要說他是重視李蘭的工作能力，倒不如說他在爭取接近李蘭的機會。這件事倒引起一些人的閒話，但都被李蘭嚴詞駁斥，使得對李蘭誤解的人，更覺得欽佩她，甚至使一小部分的人對她覺得嚴然不可侵犯的。弄得那位執委知難而退。

許多人這樣喜歡接近李蘭，倒不是她有迷人的姿色，而是她像大姊一般，處處使人感到容易接近。尤其是李基和李蘭簡直像一對姊弟。

有時，在週末，他們幾個人便到國羣的家裏去過夜，國羣是組織股的副主任，個子

高大，人很熱情，到他家裏去過夜的人，有這樣的感覺，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一個晚上，李蘭向大家訴說碰到一件難以處理的戀愛問題。

關於那個男主角，雖然李蘭不提出他的名字，但李基猜得出就是永權。

原來永權有一位做樹膠工的女朋友，來往頗密，不幸，她前幾個月失業了，一路來，永權鼓勵她，資助她，還想帶她到工會來活動。

一天，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代人抄寫萬字票。

當她將這消息告訴永權，沒想到這幾天永權碰到一些工作上的難題，身體又不大舒服，因此他的情緒很壞，聽了她的話，不禁發起火來：「什麼？你竟找這樣一份不正當的工作。」

她本來是想提出來和永權商量商量，沒想到碰了壁，便也生氣的回答：「怎樣，以自己的勞力去換取工作的代價，這是不正當的嗎？」

「我偏說這是不正當的。」

本來，要是永權好好的對她解釋或勸說，拿出理由來說服她，事情倒不會這樣嚴重。因為他是有理由的，認為她去接近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對她是有害的，並且，這是一

椿犯法的勾當，萬一被抓了，是要坐牢的。可是，永權一下子就發火了，她又被幾個月的失業所煩惱，於是各走極端。

「人家好好的對你說嗎，你爲什麼發火？」倒是她沉住氣，婉轉了語氣。

「你既然已決定去了，爲什麼要對我說，這根本是多餘的。」永權固執地回答，在他的心裏自忖，今晚可不要對她軟弱，硬要她打消那個念頭。

對方再碰了壁，也不謙讓的衝過來：「幹嗎你這個人蠻不講理！」

「是我不講理還是你！」

「好了，是我不講理，但這是我的自由。」

「自由？」永權嘆了一口氣。

自由，這被人所嚮往的字眼，竟在她的憤怒之下作這樣的解釋。每個人要維護他或她的自由，便只好各走各的自由之路。

對於這件事，大家都認爲永權不對，李蘭還企圖努力使永權和那女朋友恢復來往。

可是她一氣之下，便接受了那份工作，還寫信來罵永權，說是永權口口聲聲幫助朋友和股員解決困難，可是對她彷彿是一位暴君，還指出他對她的感情是虛偽的。

在李蘭的關懷鼓舞下，使永權感到一點人情的溫暖，根本不會感到有一點失戀的痛苦，本來，男女之間的戀愛是基於雙方的，只有雙方感覺到是有需要大家今後的生活應該聯結在一塊，互相尊重和幫助，才能產生美滿的愛情來，不然，單方面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

二

今晚，宣教股和組織股聯席會議，討論怎樣配合工作去組織一間工廠的工友們，會議的結論是宣教股方面積極展開工作，去提高工友們對職工運動的認識，使他們知道只有把大家組織起來，才能維護自己的生活保障，然後組織股便着手協助工友們組織廠幹事。

宣教股擬定了工作計劃，組織股的主任病了還未復原，工作的重責便落在副主任國羣的身上。

他却感到不知如何着手，他等待着大家提意見給他去執行。

弄得大家又議論紛紛，組織股應該擬定工作計劃呀！可是，國羣卻不會策動股員們去擬定計劃，尤其李蘭是了解國羣這個人的，他肯拼肯幹，只要有什麼工作交給他，那工作一定會順利完成的，要是什麼工作等他去策劃的話，那便糟了，到頭來還是要別人把工作安排好了才交給他。

爲了不致於阻碍工作的進行，李蘭自動的去協助國羣。

廠幹事在兩股的合作之下組織成功了。

在中央執委會會議上，大家都感到這次工作進行得敏捷，妥當，爲以後的工作起了模範作用。

國羣的心裏深深的感謝着李蘭，大家也感到李蘭很有方法的去促使國羣發揮他的工作能力，這奠定了他們合作的基礎。

在工作的策劃上，國羣需要李蘭的協助，執行工作呢？又需要國羣的肯幹肯拼的精神，工作使他們更加的接近。

閒空的日子，大家接觸的機會更多。

有一次，國羣約李蘭到珍珠巴剎去，最初，她有點莫名其妙，到了茶攤，國羣才吞

吞吞吐吐的告訴她，說是要來找他的妹妹。

奇怪，要找妹妹需要她來作什麼？原來國羣有一個妹妹是賣给人家的，七、八年前，他的家庭情況很苦，母親又逝世，弄得他父親唯有把妹妹賣给人家。現在，聽說就是在珍珠巴剎的茶攤當茶花女。國羣想把妹妹找出來，協助她改行，要李蘭看看那位茶花女是否像他，要李蘭去試探試探。

李蘭感到棘手，怎樣去處理這毫無頭緒的工作呢？國羣則堅持只要李蘭肯幫忙，事情一定會成功的。

李蘭真想笑他，怎樣他竟這樣的天真呢？毫無頭緒，怎樣在街上亂拉人認妹妹，但是國羣的真誠倒感動了她。

不必說，國羣是認不到妹妹，但他的真誠和傻勁却在李蘭的心上留下一道磨滅不了的印象。

星期天，國羣約李蘭到他的家裏去吃飯。

李蘭問他爲了什麼？

他却答不出來，結結巴巴的說：『我的父親想見見你。』

李蘭的心裏有點異樣的感覺，爲什麼他最近碰到自己，倒像有許多話想說，可是見了面又沉默無語。

國羣何嘗沒有這種的感覺，只是大家的心裏都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好像覺得她嚴然不可侵犯的，却又時常想見見她。

一個晚上，開完會之後，已將近十二點了，國羣送李蘭回家。在巴士亭裏，李蘭感到很疲倦的坐在石櫈上，他却站在亭外很焦急的等着巴士來。

當一個人感到疲倦的時候，她是多麼希望他會說幾句輕鬆的話來驅逐那疲倦呀！他東張西望，等着巴士的到來，又恐怕沒有巴士。

「國羣……」她叫道。

「什麼？」

「唉，沒有。」她真想罵他一句，想問問她爲什麼這樣想接近她，又爲什麼在一起的時候他又像小弟弟一般的怕大姊。

這樣一個講話的好機會呀！這個傻瓜却一言不發。

巴士來了，李蘭氣惱的上車……

李蘭病了。

許多股員都去探病。

國羣也跟大夥兒去過一趟。他又沒勇氣自己去探病，心裏却很想去。

結果，還是李蘭寫了一張紙條叫他去。

兩個人在吃着國羣買來的葡萄。

房裏的空氣像鉛一般的沉重。

『講一個故事給我聽聽，一個人躺在牀上實在悶得發狂。』李蘭提議。

『你喜歡聽什麼故事？』

『隨便。』

『隨便，講個什麼好？』國羣雙手在搓着。

看看要是再不給國羣一個題目，他真的再也講不出故事來。

「講小月亮的故事。」李蘭輕輕的說。

於是，他便斷斷續續，補充了幾次才把小月亮的故事講完。

「啊！小月亮真幸運，碰到像胡啓明這樣的一個朋友，不然她的一生一定會被她的驕傲所毀，國羣，你常常接近我，覺得我在工作中有什麼缺點，給我批評，讓我有機會改過。」李蘭很誠肯的要求道。

「這個，這個……」

「講呀！怕什麼。」

「想來想去，不懂指出什麼好，更覺得你沒有缺點。」

李蘭又一次的感到失望。

有幾個黃昏，碰到會裏沒有活動，國羣便帶些水果看看李蘭，陪她散步。

路上，李蘭和他的中間有一段距離，國羣更不敢攙她的手。

李蘭的腦海裏又泛起永權的形象來，他的到來總是有說有笑，說個不停，奇怪的是，她又希望國羣會如永權那樣的健談。

四

組織上決定派李蘭和國羣出席另一個工團的慶祝會。

不知爲什麼，永權覺得快快不樂，他又不好意思爭着自己要去。李蘭要讓他去，他又拒絕。這傢伙真有點奇怪。

會務照常的活動。

永權却有點變了樣，在會議上有時不知在想些什麼。

「喂，永權，你有什麼意見？」李基發問。

「什麼意見？」

「看你的心跑到那裏去，關於電影演出的片子呀！」

「沒有意見。」

私下裏，李基偷偷的問李蘭，問她是否看得出永權最近有什麼異樣。

「好像有點不同，對我有時好像很冷淡！……」李蘭在搜尋着最近永權的形象。

「我告訴你，他愛上了你。」李基嚴肅的說。

「會嗎？」李蘭彷彿已經料到這件事。

「當然囉，我看你最近也好像心事重重，你能告訴我嗎？」

「告訴你什麼？」

「你比較喜歡國羣還是永權？」

「這很難說，大家都是朋友，還不是一樣。」李蘭實在抓不着主意。

「怎樣？你現在沒了主張。」

「現在，我才懂得處理別人的事情容易，處理自己的事情難，這倒不是說自私，對別人的事馬馬虎虎，對自己的事很認真，對別人的事能夠冷靜的以理智處理，自己的呢，却是感情在作怪，你不妨給我提提意見。」

李基想說讓他們自由發展，但是，不能，只有逃避責任的人才說自由發展的，因為他們沒有魄力作慎重的選擇，只有自我陶醉。爲了避免三個人當中任何一個人遭受到痛苦，是應該快刀斬亂麻的。

可是，誰好呢？各有各的優點和缺點。

永權會執筆，却愛空談；國羣沒有領袖才幹，可是是一個標準的事務人材，人也比永權老實。

李蘭也有這樣的感覺，她爲了病後的身體需要休息，請假一個月。

當永權到李蘭的家去看到國羣和她相當親熱的樣子之後，他便沒有到會來活動。這件事怎樣告訴大家呢？只有李蘭和李基知道。

一九六〇年一月

後記

這幾個月來，當我正在整理這本小說集的時候，原想對某幾篇作品好好的修改或重新寫過，然而，我的生活却引起了極大的變化，弄得沒法抽出時間來好好的整理一番。

自從離開了學校，我的職業就在一種不安定的情況下度過，生活也隨着職業的不安定而不安定。雖然種種不安定的日子裏時常刺激我的創作慾望，但是，直到今天爲止，我還沒辦法爲自己在生活的隙縫中給留下創作的時間。

這幾篇小說，說來慚愧，還是兩三年前的作品，假如有機會的話，我要寫些像『伙伴』這一類的作品，因此，我把書名定爲『伙伴』。

一九六〇年四月

文 學 · 藝 術

- | | | |
|-------------------|-------|-------|
| 1. 紅樓夢新解 | 論文集 | 潘重規著 |
| 2. 紅樓夢簡說 | 論文集 | 任辛著 |
| 3. 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 | 論文集 | 歐陽攀龍著 |
| 4. 現代中國戲劇簡史 | | 李延輝編著 |
| 5. 悶雷集 | 雜文集 | 陳凡著 |
| 6. 亂世春秋 | 電影劇本 | 李星可著 |
| 7. 鵲鵲恨 | 劇本 | 李星可著 |
| 8. 賭博世家 | 小說集 | 洛萍著 |
| 9. 南島集 | 散文集 | 吳靜子著 |
| 10. 艱險的行程 | 散文集 | 李汝琳著 |
| 11. 再生集 | 詩集 | 李汝琳著 |
| 12. 在甘地先生左右 | 回憶錄 | 曾聖提著 |
| 13. 怪鳥之子 | 童話 | 建裕等譯 |
| 14. 中國寓言二十篇(華巫對照) | | 賴羣進譯 |
| 15. 南洋之美 | 美術論文集 | 瑪戈著 |
| 16.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 | 韓槐準著 |
| 17. 怎樣吹奏牧童笛 | | 劉恭煦著 |
| 18. 南方文叢(已出七種) | | 李汝琳主編 |
| 19. 新馬文藝叢書(第一集) | | 李汝琳主編 |
| 20.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 | 李汝琳主編 |
| 21. 星月文藝叢刊(已出四輯) | | 李過主編 |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南方文叢

共十二冊

青山不老	漢素音	長篇
書與人	杏 影	散文
濃烟	林參天	長篇
名山勝水	連士升	遊記
火浪	苗 秀	長篇
快艇	李星可	戲劇
淺灘	韋 暈	長篇
想想寫寫	杏 影	散文
在馬六甲海峽	趙 戎	長篇
春樹集	連士升	散文
熱瘴	林參天	長篇
泥濘	李汝琳	長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餐風飲露	漢素音	長篇
坎咪之死	架 架	短篇
報窮	李星可	戲劇
還鄉願	韋 暈	中篇
姊妹倆	李汝琳	短篇
青春	周 榮	詩歌
邊鼓	苗 秀	短篇
出路	雲里風	短篇
趁年輕的時候	杏 影	散文
芭洋上	趙 戎	短篇
腐蝕	貂問湄	短篇
樹膠花開	杜 紅	詩歌

新馬文藝叢書

第二集

海戀	趙 戎	中篇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短篇
銅鑼聲中	苗 芒	散文
大港	李 過	中篇
末流	于沫我	短篇
野火	林 潮	散文
金馬梭膠園	貂問湄	短篇
春暖	姜 凌	短篇
土地的話	鍾 祺	詩歌
新加坡小景	謝 克	短篇
學藝記	陳 全	短篇
消夜集	李汝琳	雜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三集

說謊世界	方北方	中篇
餘哀	林參天	短篇
長窗外	宋 人	戲劇
新墾地	李 過	中篇
翡翠帶上	駱起東	短篇
號角	魯 彬	詩歌
小城之夜	陳 全	短篇
伙伴	麥 青	短篇
路上	王 葛	散文
紛擾	方 晴	短篇
芭野上的春天	丁 冰	短篇
召喚	范北玲	詩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馬文藝叢書

李汝琳主編

伙 伴

麥青著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六〇年八月初版

定價叻幣八角

伴

家 齊 著

實 售 M. \$ 0.80

